

吴越备史 (宋) 钱俨 撰

●卷一

○武肃王上

武肃王姓钱氏，讳鏐，字具美，杭州安国县人（即临安县）。唐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国公九陇八代孙也。大中六年壬申二月十有六日，生于本县之衣锦乡勋贵里。曾祖讳沛，唐宣州旌德县令，累赠吏部尚书、左仆射，追封洪胜王。曾祖妣童氏，追封齐国太夫人。祖讳宙，高尚不仕，累赠太尉，追封建初王。祖妣水丘氏，累封楚国太夫人，追封晋国九华太夫人。皇考讳宽，威胜军节度推官、职方郎中，守大府少卿，累赠礼部尚书、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中书令，追封英显王。皇妣水丘氏，累封秦国太夫人，追封赵国太玄太夫人。王即长子也。先是五年，邑中大旱，邑令命道士东方生起龙以祈雨。生曰：“茅山前池中有龙，然不可起，起必大异。”邑令乃止。明年复旱，又召东方生起龙，将临池，遽指王所居曰：“池龙已生此家矣。”时王已诞数日。始诞之夕，皇考方他适，邻人急走告曰：“适过君家后舍，闻甲马之声甚众，非有盗乎？”皇考乃驰归，王已诞矣。复有红光满室，皇考颇怪之，将弃于井。祖妣知非常人，固不许，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焉。王自幼常与群儿聚戏于树阴石上，或伐薪，必使群儿聚以供己，随多少而赏罚焉。王尝憩后山，忽一石屹然自立，王志之（及贵，建功臣精舍，遂以石为佛坐，树号衣锦将军）。十三年冬十月，皇祖太尉薨。将葬之夕，大风拔树于野。诘旦，术者引灵輶，将就葬所，谓皇考曰：“此拔树之穴，是天启也，宜以葬。”遂窆之。毕，术者抚王曰：“当贵此孙耳。”王常游径山书院，有道人洪湮者，每迎于门，王颇恶之。一日，自后山僻径而往，湮亦迎焉。王问其故，湮曰：“君非常人，故预知耳。”

（乙未）乾符二年夏四月，浙西镇遏使王郢作乱，敕本道征兵讨之。时董昌戍石镜镇，亦募乡里之众，以副召王。王遂委质于董氏，始为偏将。王入军中，骁勇绝伦，为董氏所重（时王年二十四）。及董为杭州，一日因事遣正之临安，途余杭，有瞽者善摸骨相，集于龙光桥（在余杭县）。王因请相，竟无一言。王一日自临安还，日已暮矣，相者复在旧所，王遂贖金请相。相者曰：“旁无人乎？”王曰：“独在斯。”相者乃引臂久之，叹曰：“天下乱矣，期时之内，再遇贵人。”言讫而去。旬日后，王复以束帛至余杭，将酬之，访于乡闾，竟绝踪迹。

（戊戌）五年，寇盗蜂起，有朱直管、曹师雄、王知新等，各聚党数千，剽掠于宣歙间。秋九月，王率本镇兵讨平之，以功闻，授石镜镇衙内都知兵马使，迁镇海军右职。

（己亥）六年秋七月，黄巢拥众二十万，大掠州县。淮南节度使高骈羽檄征兵讨之。巢将及石镜镇，众才三百人。王谓董氏曰：“黄巢以数万之众，逾越山谷，旗鼓相远，首尾不应，宜以伏兵袭之，彼或少却，则可逐矣。”巢前军二千余众，果崎岖而至，王率二十骑伏于草莽，巢小将单骑先进，王亲注弩射之，应弦而毙。伏兵遂起，巢兵大溃。王谓众曰：“此术止可一举耳，大军必至，则众寡莫敌矣，宜乘胜张虚声以慑之。”乃进屯八百里（古地名也）。途次逆旅，遇老妪，因诫曰：“后有兵至，当言临安兵屯八百里。”未几，巢兵果至，具如所对。贼众相顾曰：“向止数骑，尚不可当，况八百里乎！”遂不犯境。王又伺其后军，杀获人马而还。归功董氏，淮南高骈闻而伟之。

（庚子）广明元年冬十二月，黄巢犯阙，僖宗入兴元。杭州始建八都。临安县曰董昌，王副之；余杭县曰陈晟，于潜县曰吴文举，盐官县曰徐及，新登县曰杜棱，唐山县曰饶京，富春县曰文禹，龙泉县曰凌文举，各聚千人以卫乡里。

既而高骈召董氏赴广陵，王亦从焉。时骈熟视王，顾左右曰：“此人他日爵禄必远过于我。”时骈将大举讨巢，命董氏从行。王谓董曰：“窃窥高公无讨贼之志，苟从其行，功效不立，是同坐罪，宜以捍卫乡里为辞。”董然之，告于骈，骈因礼而归焉。是月，黄巢自称大齐皇帝。

（辛丑）二年春正月，僖宗幸蜀，改元中和。敕高骈为东面行营都统，起师讨巢，骈竟不出兵。秋八月己丑，夜星大如杯碗，交流如织，至丁酉乃止。

西晋之末，五星互经天，纵横无常。未几，五胡之乱验矣。

九月，诏授董昌杭州刺史，授王都知兵马使、太子宾客。（壬寅）中和二年秋七月，浙东观察使（彭城）汉宏（姓犯王讳）以天子西幸，乃遣弟汉宥、马军都虞候辛约率兵二万，营于西陵，将图浙西。既烧渔浦，劫富春，兵势甚盛，董氏遣王率师御之。是月十二夜，将渡江，而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王亲掬江沙而吞之，祝曰：“吾以义兵讨贼，天将见助，愿阴云蔽月，以济我师。”俄而云雾四起，咫尺晦暝。王大喜，即先渡江，窃贼号纵火，斫其营，精兵继至，破贼殆尽。汉宥、辛约走之，拥入沟塹，士卒大半溺，尸骸相枕。冬十月，汉宏又率衢、婺等四州兵七万余人，遣登高镇将王镇领之，营于江干，连营相属。王率儒童镇将徐靖、浙江都游奕使阮结衔枚宵济，复大破之。王镇奔诸暨。王获汉宏所署主将宪官伪敕二百余道，俘馘万计，兵甲生口称是，归汉宏所掠民间妻女于乡里者数百人。是月，诏王兼侍御史。

（癸卯）三年春三月，汉宏又分兵于黄岭、岩下、贞女等三镇，及山洞凡九十三所，皆千余人，以图大举。王率八都兵，自富阳以趋之，破黄岭、岩下及山洞三十余所，生擒贞女镇将阳元宗、岩下镇将史弁等，仍焚其兵甲。夏四

月，汉宏自领兵屯诸暨古剝岭至于亭山龟山之下。王先攻诸暨，获粮二万余斛，旋破古剝岭、亭山等寨，贼皆宵遁。五月，汉宏又遣将何肃、黄珪等，率本道排门军营于萧山、诸暨等处。王亲御之，破贼一万余人，生擒都虞候章公直，余皆走之。冬十月，汉宏又遣弟汉容与辛约、巴立、李万敌等，会温、处等州兵，泊白丁十万余众，从萧山、西陵大出战船，以谋宵济。王自新沙由渔浦而攻之，戮何肃等，遂趋萧山。是月戊午，王亲与汉宏遇，自午至戌，破贼大众，汉宏易服持脍刀而遁。时军中有异其状者，将擒之。汉宏诳曰：“我宰夫耳。”遂伏于乱尸之内得免。次日，汉宏复举余党四万人来，我师乘胜大败之，斩汉容、辛约及招讨判官谭升、都知兵马巴立、先锋李万敌，仍获汉宏伪淮海招讨使印一纽、战舰五百艘、马四千蹄，兵甲万计，俘馘千人。汉宏宵遁归越。

（甲辰）四年春二月，婺州王镇执刺史黄碣请降于王。汉宏闻之，使其下娄賚杀镇而代之。夏四月，浦阳镇将蒋环会我师攻婺州，生擒娄賚而还。未几，敕命中使焦居燔为杭越通和使，俾其改过，王遂班师以待之。汉宏因杀王人，密征水师于温州刺史朱褒，出战船习于望海，以史惠、施坚实、韩公玟领之，复图水陆并进。秋七月，敕授王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右千牛卫将军。冬十二月朔，天子南郊，改元光启。

（乙巳）光启元年春正月，僖宗发蜀。三月，至京师。冬十月，授王检校散骑常侍、右武卫将军。十二月，监军使田令孜进逼，帝如凤翔。

（丙午）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驾如宝鸡。二月，至兴元。冬十月，大将朱玫立襄王为帝。

书朱玫僭立熅为帝，以正其反逆之罪也。

是月一日，王谓董氏曰：“除恶务去根本，不尔当为后患，愿以全师讨之。”董曰：“然。”王即日进师，以诸都兵马使阮结守梅市，监阵使钱爽守双童，遏后使骆团守平水，降将使章可周、唐晟、王公备等守兰头，江海游奕使崔则守羊石。是月辛亥，王亲率师，自诸暨趋平水，导山路至曹娥埭。癸丑，破韩公玟，因与朱褒遇，水师战■〈舟卓〉皆焚而溺之。甲寅，进屯丰山，梅城镇将施坚实执汉宏右直将张师及归于王。丙辰，进拔越城，汉宏走台州。辛酉，戮汉宏妻母弟侄及其党史惠、史侃、都虞候蔡约于军门。十二月丙午，台州刺史杜雄执送汉宏至，命斩于会稽市。汉宏斥刑者曰：“吾廉察也，非汝辈可杀。吾尝梦手捧金钱，杀吾者钱公也。”乃清王亲刃焉。

汉宏，兖州使院之小吏也。寻为大将，领本州兵以御黄巢寇，遂杀将首，劫辎重而叛。诏忠武军讨之，不利，复命前濠州刺史崔锜招携之，宏遂降，授宿州刺史。会浙东观察使柳滔以贿免官，皆耻代之，议者以宏降将也，以

降将代赃吏，宜矣，乃除之。既有七州之地，复萌逆节。常会客酒酣，谓众曰：“天下丧乱，金刀之讖，焉知非仆？”遂抚掌大笑。后又会于使院，有群鸦噪庭树上，因使伐木。有座者言：“此树有年矣，鸦噪乃常耳，愿勿为怪。”宏曰：“我将斩白蛇，岂止此树耶！”遂伐之。又尝构别第，穷极雄壮。一日，有飞帛书署其门曰：“汉宏是贼，岂宜造此大宅！”宅之中堂悬一锦伞，守卫甚谨，即夕失之，人皆以为任侠所获。及举兵至西陵，将谋渡江，乃祷于江干。俄有一矢坠其前，莫知所来，宏颇恶之。既败，弃其母，挟妻而奔。就执之日，董庶人让之，宏曰：“成即是，败即非，自古何有不败之家，不亡之国。仆射有名将良策，宏无之，以至于此，何必太让哉！”

既而儒童镇将徐靖以俘掠居人，戮之于市，北关镇将（彭城）孟安（姓犯王讳故号彭城）与弟孟宿辄启府库，散其本部，仍执廉使牌印。王因飨于击场，遂责之。孟安即席谋，王立斩以徇，时孟宿部兵屯于外，王亲抚之，悉有其众。越人及诸将皆推王为主，王固让董氏，董遂权莅于越。杭人复请王代董氏，时浙西节度使周宝承制，以王权知杭州军州事，兼杭州管内都指挥使。是月，赴本郡，录其事以闻，诏授王检校尚书。

（丁未）三年春正月，帝在兴元，敕授王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卫大将军，充杭州刺史。董昌为越州观察使。

凡国王自陪臣以下所授官爵，自贞明戊寅以前，制用诏敕，皆自间道而至。戊寅以后，南康贡路阻绝，则皆航海而至，皆出其迎授徐审德本日月而书之，他皆仿此。

三月，润州客司军将（彭城）浩（姓犯王讳）逐节度使周宝出于毗陵，推度支催勘使薛朗为主，仍火其城。是月，帝至凤翔。夏四月，六合镇使徐约攻陷苏州，淮南高骈为其下毕师铎所幽，乃召宣州观察使秦彦为主。五月，王命东安都将杜棱、浙江都将阮结、靖江都将成及率兵讨薛朗。

初，杭州山贼朱直为乱，遂募八县乡兵以讨之，因为八都，临安董昌首之，今东安浙江皆其数也。其诸都地名、都号、首将名姓，并见于前。

六月，师次阳羨，与贼将李君旺遇，大破之，获船八百余艘。秋九月，秦彦杀高骈。

骈拥兵叛命，信用妖人，自取亡灭。秦彦与毕师铎出师屡败，疑骈党内应，遂杀之。高骈之事，岂非佛氏所谓轮回果报者乎！《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曾子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若高骈所得，犹未足以偿数千人之怨，才足以见天道好还之不差忒耳。

是月，诏加王检校户部尚书。至日，王师次禹城，斩贼将丁重德。属将赵君度走之，遂进攻常州，丁从实弃城宵遁。

从实，浙西小将也，有微功于周宝，故用为是郡。郡人以为暴虐，号为丁灭门。及是奔于海陵镇，镇使高霸及杨行密同入海，赴高骈之难，从实竟为行密所害。

十月，周宝遂归于王，王以属郡礼，具橐迎之于郊，仍舍于樟亭驿。是月，庐州刺史杨行密始入淮南。十一月十二日，文穆王生。十二月，命杜棱为常州制置使，遣阮结等进攻润州。是月乙未，周宝卒。

宝字尚珪。曾祖侍选，唐沧州鲁城令。幽蓟之乱，鲁城以一邑拒寇，为贼所害。祖光济，左赞善大夫，依侯希逸于平卢军，为衙门将，每行阵获攻鲁城者，必杀之以祭父。父怀义，以武艺为韩皋所重，累官至工部尚书、天德军使。宝即第三子也。以父荫为千牛备身，寻求去职，依天平军帅。武宗三年，征方镇有才器者，入宿卫，宝因隶右神策军，出为良源镇将。有戎政，本军表闻，授右厢都押衙马步军知军事大将军。出泾州，聚粮二十余万斛。黄巢之乱，移镇海军节度使。僖宗幸蜀，加授右仆射、检校司空。中和二年，拜同平章事。时朝廷以丞相王铎率诸道兵复长安，以宝为天下租庸副使兼管内营田使。五年，授特进、检校太保兼侍中，进封本郡王。至是以疾薨，年七十四。子玠嗣。比唐制，武选以马上击毡，较其能否，有置铁钩于毡杖以相击。宝尝遇此选，为铁钩所摘，一目睛突，宝即取而吞之。复击毡，遂获头筹，授泾原。敕赐一木睛以代之，木睛不知何木，视之亦明，置水中无所碍真睛矣。一日早起，盥漱其睛，坠水盆中，侍姬窃笑。宝怒曰：“我瞎汉，何足笑也！”遂杀之。润州衙军以军额号镇海军，盖宿旧也。宝复置亲信，号决胜军，处之后楼，使其子玠总之，众号为后楼军。其衣食粮赐，数倍于镇海，士卒颇有怨望，因恣横于外。一日，会客于后楼，即席有言其事者，则杀之。而薛朗与镇海将（彭城）浩素友善，遂以宝意示之，且诫其戢下。浩闻之，愤曰：“可以免祸者，不过反耳。”是夕，遂率镇海军叛，乃推朗为主。宝闻乱，率家属跣袜拓芙蓉门，召后楼军曰：“后楼军儿郎，能救我乎？”后楼闻之，亦同叛焉。宝遂奔高骈。骈与宝夹江为镇，颇有嫌隙。及奔骈，骈遗书曰：“窃承走马，以及奔牛。”遣送黄齏一瓶、葛粉十斤，以表齏粉之意。宝在泾原，至于金陵，多会宾客，欢宴终日，后庭乐妓百余人，水陆肴膳，日极丰美，以抚养欠均，以致叛乱，得非骄奢蠹其福禄而使然乎！

（戊申）文德元年春正月，孙儒杀秦彦、毕师铎。

彦等因高骈信妖惨酷，遂乱，杀骈，并杀骈子弟甥侄。有一妇人临刑，戟手大骂曰：“我必诉于上帝，使汝等后日举家戮杀，一如我今日。”至是果如所言。

是月，驾在凤翔。丙寅，我师克润州，生擒薛朗而还，王命剖心以祭周宝

。（彭城）浩走之，王命阮结为制置使，又命筑嘉兴县城。二月，驾还长安，大赦改元文德。三月朔，日有蚀之。僖宗疾革，命立寿王为太弟。帝崩，太弟即位，是为昭宗。昭加王检校司空。夏四月，孙儒入淮南，陷扬州，杨行密奔海陵，复归庐州。秋九月，王命从弟鉞率兵讨徐约于苏州，尽驱州入以守城，皆文其面曰：“愿战南都。”有军事衙推陈车（车本二名，上字犯忠献王讳）谓人曰：“南都者，盖都邑之称，杭州其终建国乎！”冬十一月，杨行密攻杀宣州刺史赵胤而有其地。

（己酉）龙纪元年春正月朔，改元。三月，我师破徐约于苏州。约奔入海，中箭而死。

约，曹州人。初从黄巢攻天长，遂归高骈，用为六合镇将。浙西周宝子婿杨茂宝为苏州刺史，约攻破之，遂有其地。而制度不轨，劫王贡赋，至是而灭，宜哉！

王命海昌都将沈粲权知苏州事。夏四月丁丑，命筑安众营于临安。五月甲辰，润州阮结卒。

结字韬文，钱塘人也。杭州建八都，结亦副焉。中和二年，以征汉宏有功，授散骑常侍。光启三年，征常州，又平润州，累授户部尚书。四年，充润州制置使，寻迁刑部尚书。初，徐约之党三千余人来降，结抚之失所，因散香于甘露寺，辄为所叛卒投于江，遂成疾而卒，年四十六。

王以其弟右骁卫将军阮綽领其本郡，仍命成及代之，及尽诛其叛卒。秋七月，敕授王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本州防御使。冬十月，敕除给事中杜儒休为苏州刺史，以沈粲为制置使。十一月，帝南郊，更名晔，改元大顺。是月，宣州杨行密遣将李友陷我毗陵，执杜棱而去。

初，李友攻毗陵，凿穿地道而入，兵甲俱以土中夜入于棱之寝室，因执棱于卧榻而去。

十二月，淮南孙儒遣其下（彭城）建封（姓犯王讳）帅众陷我润州，成及奔归。

（庚戌）大顺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皇帝受册尊号，大赦。夏四月，敕遣使征兵讨李克用，因路远，事遂寝。秋七月，常州李友陷我姑苏，制置使沈粲害刺史杜儒休及兄延休而奔于我。王以其失备，复害刺史，将欲诛之，粲遂奔孙儒。

初，沈粲之攻杜儒休，儒休曰：“勿杀我，与尔金。”粲曰：“杀尔，金将焉往？”遂杀之。儒休，延休异母兄弟也，同日而生，至是同日而死，异哉！非圣人不能知其所以然也。

是月，杨行密遣将张行周为常州制置使。八月，制加王吴兴郡开国男。闰

九月，孙儒复遣（彭城）建封攻毗陵，杀张行周，而复困姑苏。是月，王命筑新夹城，环包氏山泊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焉。王尝亲劳役徒，因自运一甃，由是驂从者争运之，役徒莫不毕力。冬十一月，孙儒陷姑苏，李友奔常熟。十二月，孙儒归淮南，仍以沈粲为制置使。是月，敕遣使高品赐官诰，加王检校司空同平章事。

（辛亥）二年春正月，孙儒自淮南复入姑苏，将乘胜以图我。王出舟师以御之，儒遂绝南顾。夏四月，彗星见，大赦天下。秋七月，城东安镇。冬十二月，孙儒烧掠苏、常，遂逼宣州，因围杨行密。行密遣使求救于我，王出糗粮甲兵以助之。是月，常州甘露镇使陈可立据本州，王遣师平之。（壬子）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午朔，大赦，改元。二月，命从弟録为苏州招辑使。夏四月初，升杭州为武胜军，授王本军防御使。六月，王出师会宣州兵，败孙儒于宣城。行密斩孙儒，传首京师。宣州以沈粲归，王戮之于市，而行密因有广陵焉。

初，杨行密军师张某，或曰李某，颇善占算。前一日，谓行密曰：“明日大水，亭午可获孙儒。”时畏日曦赫，儒兵正胜，人皆哂其言。及诘旦，西北有云大如箕，渐渐弥漫，俄而澍雨大水暴作。儒谓众曰：“城中大水将及我诸营，自顾无相救也。”俄而水深丈余，城中知其号令，乃径出兵以击儒营，他皆不救，因获儒。军师之言，果验。

是月，泉州王潮攻陷福州，杀范晖而有其地。亦作鲍姓，乃陈岩之子婿也。岩为福州数年而卒，以晖继之，至是为王潮所害。时福州尝有僧记之曰：“潮水来，岩头没；潮水去，矢口出。”矢口，盖言将来继潮之人也。

（癸丑）二年春二月，杨行密以其将田頔牧宣州，安仁义牧润州。夏闰五月，诏授王本军团练使、苏杭等州观察处置使，进封彭城郡开国侯，食邑七万户。秋七月丁丑，王率十三都兵泊役徒二十余万众，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泊钱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咸通中，京师有望气者，言钱塘有王者气，乃遣侍御史许军、中使许计，赍璧来瘞秦望山之腹，以厌之。使回，望气者言必不能止。又郭璞著《临安地志》云：“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海门山起横为案，五百年生异姓王。”至是果验。

率十三都者，八都之外，有紫溪、保城、龙通、王泉三镇，是为十三都。

九月，制授王镇海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润州刺史。

先是，今年三月，诏以凤翔宿卫耀德都头李鋌授特进同平章事，领浙西差。朝廷以李茂贞彻海，王忠其党，将夺之权，乃有此授，而丹阳已为淮人所有，鋌不能至所治。至是命王，时议当之。又周宝莅丹阳，州人凡有期，必曰“待钱来”，斯之应也。蜀禅月大师休公尝上诗曰：“今日再三难更让，讖辞唯道待钱来。”明矣。

（甲寅）乾宁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改元。二月，王命成及权苏州刺史。三月，制王自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进充本道营田招讨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夏五月，敕遣中使（彭城）延钜（姓犯王讳）特授王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敕遣中使贾居蟾赐王私门立戟。

（乙卯）二年春二月，进封王开国公，食邑一千户。是月，威胜军节度使董昌僭称皇帝，建元顺天，国号罗平。

年号或云天册，或云天圣，皆非也。江东罗谏议隐撰《吴越行营露布》曰：“罗平者启国之名，顺天者建元之始。”又曰：“以将门称天册之楼，以会府为宣室之地。”明矣。昌以书告王，其所称云“权即罗平国位”，印文曰“顺天治国之印”。王得之，召宾吏以议曰：“董氏昔吾乡党也，今吾邻藩也，其丰功茂绩，崇名厚禄，又吾所以赞成也。今采听妖妄，遂图僭乱，吾已受朝廷将相，当征兵以讨之。然恶迹方炳，庶或能改，吾先驰书以勉之，救其覆族之祸。”众悉称善，乃遣宾属沈滂，率将吏数百人移书以谏之曰：“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作涂炭，不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无忧也。及今懊悔，尚可及矣。”昌竟不听，王乃表闻之，仍又亲率兵至迎恩门，望楼再拜，且谕曰：“大王奄有数州，位兼将相，非不贵矣，非不富矣，一旦颠倒兵柄，改易臣节，自贻伊戚，祸不旋踵。今率诸州兵至城下，以俟大王改过，苟不见听，则天子赫怒，羽林黄头济江而至，袭大王之城，非唯大王有累卵之危，实乡党生灵皆归鼎爨矣。祸福之道，唯大王择之。”昌于是送犒师钱二亿万，仍执妖人应智、王温室、巫姬阿韩、掾吏吴瑶、秦昌裕至于军门，且言待罪于天子。王遂诛应智等而还，复表其事。时越州都指挥使马绰、指挥使骆团出降。俄而诏王讨昌，又敕遣中使高品李重密来劳我师，仍削夺董昌官爵。

诏曰：“夫雷霆霜雪，上天降以成物；明赏饬法，哲王垂以理人。是则阳春不可以独为岁功，仁恕不可以专为君德。威刑之作，其在兹乎！朕以眇躬，祇膺大宝，奉祖宗之丕训，荷天地之洪休，八年于兹，一日无怠。逊于志者，既求诸道；逆于心者，必本于情。苟惩诫之不明，惧典章之斯废。威胜军节度使、陇西郡王董昌，出于行伍，属遇艰难，权握兵戎，位崇将相。器才盈而自覆，鼎必折而遂倾。因凭生祠，辄有狂计，假陈妖异，惑乱邪巫，鼓噪危楼，伪为建国。不思理代，徒生犬吠之音；欲就丛祠，妄举狐鸣之兆。赖浙西节度使钱（讳）与诸司等皆忠诚愤激，壮节坚高。始以逆顺之理，飞章谕之而不悟；次以攻伐之谋，盟约胁之而不回。至于率兵，直以摩垒，虽复假言幻惑，止遏凶邪，终为闭壁偷安，不便束身归罪，是其阴诈，犹欲张皇。鱼戏鼎而虽亦可哀，螂拒辙而终为不率，天讨有罪，鬼得而诛。其董昌在身官爵，并削夺，仍委（讳）进兵攻讨。越州城士庶且多，宁无勇敢之徒，善以功名自许



，如有梟戮生擒董昌者，授以三品正员，赏钱一万贯，如先有官者，超三资酬奖。如是董昌威制，曾助妖谋，幡然改图，转祸为福，有所自效者，罪并不问，赏则与之。於戏！恶杀好生，君人令德；仗顺伐逆，武夫令猷。鸣鼓而攻，既非获已；奋戈而起，亦宜慎诸！勿发勿焚，无误无失，罔俾观听，谓我黠武而勤兵也。

夏四月辛卯，苏州雨雪。乙巳，皇考太师薨。六月，制授王检校太傅、彭城郡王，兼浙江东道招讨制置两浙盐铁发运等使。是月，王起师讨董昌，秋七月，制授王起复云麾将军、上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是月，帝幸莎城，旋至石门镇。八月，车驾还京。于是董昌求援于淮帅杨行密，行密遣将台濠等困围姑苏以应昌。冬十月，行密又遣安仁义、田頔等攻我镇戍，昌遣裨将陈郁、钟福、朱党屯于香严寺，又遣李蕙、崔温屯于石侯（香严、石侯皆地名）。王命武勇都知兵马使顾全武、马步军都知兵马使王球率兵往逐之，遂戮李蕙、崔温等。未几，昌复构湖州刺史李师悦，率兵四千余人，侵我封境，又遣徐淑困我嘉禾。王命内衙都虞候方密袭之，不克，更命顾全武率所部御之，因破乌墩、光福二砦。而府城东接大江，贼不得聚，然沙路平涨，贼之游兵得以来往。王谓全武等曰：“贼若有我江壩，襟带瓯越，则不可当也，汝善御之。”十一月，衢州刺史陈儒卒，弟岌嗣。时顾全武遣偏将孟宝、蒋燾率兵屯于西陵。是月，敕王依前起复检校太傅，兼侍中，加食邑一千户。是岁终郊，封胥山伍子胥为惠应侯。（封胥山祠，不详诏命日月。罗代集有碑云“三年闰三月”，则知诏下之明年为碑。今按长历，乾宁三年今甘崇耳。）

（丙辰）三年春正月，敕授费州刺史高彦、夷州刺史沈夏并检校司空。是月，安仁义出战船，从湖州将渡江，以应董昌。王命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等御之，仁义竟不敢渡。然沙路之患未弭，乃祭江海而祷胥山祠。一夕惊涛，沙路悉毁，江壩一隅无所患矣。昌又遣徐珣、李玄宾等据肃清四朴九乡之地，王命顾全武、王球击之，徐珣等来降。昌又遣将汤旧领兵守石城，袁邠领兵守永宁。时昌镇遏使朱威与贺兰风招辑使孙仲殷等，并投款于王，且为越军所袭，朱威等由海道而至。二月，王命顾全武、许再思自西陵趋石城，与汤旧遇，遂破石城（去越城仅三十里），生擒其党六百余人。汤旧等走还，昌不能援。三月，我师复攻余姚，袁邠因大战，贼党逃溺者相半。而明州刺史黄晟遣指挥使梁从晙率兵来应我师，袁邠坚壁自固，昌益兵以救之。顾全武遣武勇队主（彭城）彦章截其冲要，生擒贼将徐宣，斩首二百余级。昌又遣暨阳镇将陈都自南秦（秦一作臻）了口至于富阳渔浦等处屯聚。王命王球等击之，仍遣婺州兵及诸镇兵以应之。时陈都率其党千余人来降。夏四月，我师执袁邠及偏将潘荐等，凡二千余人，王以朱威复为永宁镇使。是月，顾全武进围越城，而楚武王马

某始有湖湘之地（王马姓，名犯宣祖庙讳，故以谥易之）。五月辛巳，董昌亲阅战于五云门，仍悬玉帛以诱我师，顾全武、许再思等奋击之，其党大败。昌愕视而退，至是始惧，自去其帝号。

初，城中有言王师雄壮强盛者，辄怒而斩之；有言王师兵疲而粮绝者，则喜而赏之。于是亲阅，我师奋击，始大惧而退。

次日，王命分兵进攻，以顾全武充诸军都虞候、东面都知兵马使，与指挥使孟宝等攻五云门；王球充右副指挥使，与蒋燾攻亭山及申光门；陈章充右副指挥使，与钱颜攻关子门；许再思充马军都虞候、北面都知兵马使，攻昌安门；骆团充西面都指挥使，攻迎恩门。是月癸未，越城将拔，而台濛等陷我姑苏，刺史成及被执。王乃召全武议，将分兵西陵，以备北寇。全武上言曰：“贼之根本系于瓯越，岂以失一姑苏而遂遣天讨。顾先拔越城，然后复茂苑未迟。”王从之。乙未，董昌犹据牙城拒之。王给昌曰：“奉诏，令大王致仕归临安。”昌乃送牌印而出。顾全武遣上武勇都监使吴璋执昌，至而斩之，越州平。王命散府库金帛，以赏将士，开仓禀以赈贫乏，又斩伪宰相李邈、蒋环等十余人，以下胁从者悉宥之。

董昌，临安人也。始为土团军，破山贼有功，为石镜镇将。寻迁杭州，平（彭城）汉宏，复除越州。其始起余杭，洎领瓯越，颇有廉俭之度，累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封陇西郡王。时属京师丧乱，文籍多亡，越州有裴氏书楼，昌悉取其书以贡，授诸道采访图籍使。既而恣为淫虐，凡按罪人，无轻重枉直，必命骰子使之对掷，胜者宥之，否则杀之，而案牒不复参决，但一概诛戮。而越州有白楼门，门外即杀戮之所，地为之殷，守阍者尝夜闻鬼哭。凡军中制度，多所改易。隶中军者，衣黄布，背印“威仪”二字；隶外军者，衣白布，字号如之。凡所器玩，无小大皆号以元字，军中文其臂者亦如之。识者以为元者，钱之文也，皆当归钱氏。昌建生祠，诸郡置土马，有诳马嘶发汗者毕被赏。又立将吏木偶，悉用长钉以钉其足，曰：“使三二百年免有颠踣。”末年盈满，遂图僭乱。故妖人应智等竟以幻惑进，愚民俗吏致龟鱼符印者，日以百数。又集无赖之徒，皆断腕劈耳，号曰感恩都，以备腹心。及议立国号，有客使倪德儒语昌曰：“中和辰巳间，越中尝有圣经云：‘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敬则福，慢则祸。’于是民间悉图其形以祷之。今观大王署名，与当时鸟状相类，乃出图示昌。昌欣然，遂以为号。僭立之际，年月日时皆用卯，从妖言也。或云古讖书云：‘汉东岸上重日生。’昌以名应之，故悉用卯以符日出之义也。初，昌议立，会稽令吴镣谏曰：“大王不为真诸侯以传子孙，欲为假天子以取灭亡也。”昌族诛之。山阴令张遂曰：“浙东虽领六州，大王称帝，彼不从，徒守孤城为天下笑。”昌又杀之。节度副使黄碣恶其惑

乱，屡谏，碣家奴有致印于昌者，碣将杀奴，奴遂投昌匿之。碣乃密致书于管权官李滔曰：“顺天将期一统，其如之何？以愚计之，针岂为槩耶！”有窃其书送昌，昌集召议之。碣曰：“今王室虽衰，天人未厌，大王兴于畎亩，受朝廷厚恩，位兼将相，富贵极矣，奈何一旦忽为灭族之计！”昌诘之曰：“尔贼负我好圣明时，三公不能待，先求死耶？”遂斩碣首，投诸厕中，仍族诛之，而李滔亦遇害。识者以昌首先求死者，盖相继之兆也。自王师攻讨而迁延未克者，以其侄真小得众志耳。俄而真与小将刺羽不和，谮于昌而杀之，众由是解体作乱，盖天之所废然也。自前年仲冬不雨，至是月乃雨，昌暴虐如是，今平之乃雨。

秋七月，李茂贞犯阙，帝幸华州。八月，敕授王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赏去伪之功也。仍遣供奉官甯全道赐王旌节，又遣中使韩彝范来宣谕，将授王越州，王固让，遂除宰相王搏（亦作溥）出镇越州。搏以王有大勋，宜当所授，复固请辞。冬十月，敕改越州威胜军为镇东军，授王领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十一月戊子，湖州刺史李师悦卒，子继徽嗣。

师悦要节制于朝廷，制授忠国军节度使。使臣未及境，师悦已寝疾，使人覘之，回报旌节已至芜湖。师悦闻之喜，不及拜命而卒。

是月，安仁义由南荡率余党攻东阳，刺史王坛坚壁自固。

（丁巳）四年春正月，帝在华州。是月，王命行军司马杜棱、都监使吴璋率兵救东阳，安仁义复攻睦州。一夕大风雨，贼众惊扰而遁。夏四月，命顾全武与王弟镇并武胜军都指挥使沈夏、陈璋、高遇、许再思等，率兵自海道以救嘉禾。时诸将皆欲缓进，惟全武请倍道兼行，王从之。一日，师次嘉禾，围逼已久，城中莫知所之，遽见我旗号，皆大悦，贼亦谓之神。是日，遂内外夹击，擒贼将李宗礼、偏将顾金等二十余人，俘馘不可胜计，乘胜大破贼寨十有八所，又擒贼将魏约、张宣、杨燔、阎建等士卒三千余人。嘉禾平。全武等又乘胜逐田頔于驿亭埭，頔由吴兴而遁。于时大水，我师逐之，斩馘沉溺者仅于十里。

初，安仁义、田頔之攻我也，乃请淮帅杨行密率兵亲至，携一僧袒肩者，来视王城。僧曰：“此腰鼓城也，击之终不可得。”又闻城中鼓角之声，曰：“钱氏子孙皆当贵盛，未可图也。”行密乃先归。而安仁义、田頔驻屯于北郊，复有电火焚頔营，震折威枪，由是俱败，天使然也。

六月己酉，王如东府，受镇东节钺。先是救命到时，王谓众曰：“淮寇未殄，吾不敢奉命。”至是方行。

秋七月庚寅，王至自东府，命顾全武率师复姑苏。八月，我师屯昆山。既而敕王起复，加食邑一千户，又遣中使焦楚镗赍铁券至。

券文曰：“维乾宁四年岁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等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持节润越等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实封一百户钱某：朕闻铭邓骘之勋，言垂汉典；载孔悝之德，事美鲁经。则知褒德策勋，古今一致。顷者董昌僭伪，为昏镜水；狂谋恶迹，淬染齐人。尔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其几也氛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越于涂炭之上，师无私焉；保余杭于金汤之固，政有经矣。志奖王室，绩冠侯藩，溢于旗常，流在丹素。虽钟繇刊五熟之釜，窦宪勒燕然之山，未足显功，抑有异数。是用锡其金板，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示天下。”

是月，敕封胥山惠应侯为吴安王。景福二年，始作罗城，而江涛势激，板筑不能就。王因祷之，沙涨一十五里，余功乃成，故有惠应之请。前年安仁义以游兵往，复祷之，一夕惊涛沙路尽毁，至是感其灵贶，请而封之。

九月，湖州刺史李继徽以州附淮南，牙将沈攸拒之，继徽遂奔。是月乙未，王亲巡吴兴，收继徽家属凡二百余人而还，湖州平。王命海昌镇将高彦为湖州制置使。

李继徽，亦作彦徽。父师悦，乃徐州马步院之小吏也。属王仙芝作乱，遂投行伍役。以献黄巢首级功，遂授是郡。师悦能书，长于断讞，州有十五都头，其下俱数千人，师悦抚之，尽得其所。时朝廷命将代师悦，召诸校议之，咸曰：“但虑君侯厌小郡耳，不尔则苟有代人，断不奉诏。”会进士顾云旅游于害，乃请云草奏论之。云表略云：“观龙纶而仿佛，犹凤篆而依稀。”因不复代矣。师悦在任，置舟楫，树仓廩，以图割据。董昌僭伪，师悦率兵食以应之，至是继徽复以携贰而败焉。初，继徽将纳淮人也，沈攸以逆顺之理谕之，其众因誓曰：“附李氏者居西，附沈氏者居东。”而居东者十得其九，继徽于是惶惑而遁矣。

冬十月，淮人以台濠守姑苏，代朱党也。十一月己卯，台州刺史杜雄卒。

雄，台州杨梅镇人也。初与朱党、娄文俱为草寇，娄文以雄为副。文害刺史罗虬，遂侵（彭城）汉宏不利，因降汉宏，署娄文知明州事，以杜雄知台州。后汉宏败，率其下六百余人奔雄，雄使偏将方师立飧汉宏于驿亭。其党皆醉，遂执汉宏归越，董昌奏授雄为德化军使，至是而疾卒。

（戊午）五年春正月，帝在华州，改元光化。是月，我师救苏州，生擒淮将李近思，斩首一千余级。又斩其将梁琮、张颙等，而杨行密复遣将李简率兵

五千余众，屯于无锡。我师复攻之，获其偏将陈益等而还，余皆走之。是月，王以越州指挥使骆团为台州制置使。二月，敕移镇海军于杭州为理所，从王请也。又授都押衙董（名犯太祖讳上一字）等恩命有差。秋七月，敕授王检校太师，赐定乱安国功臣。八月，车驾还京。九月，婺州刺史王坛遣将攻东阳，王命使谕之，息民故也。冬十月，王遣顾全武率师克苏州，台濛、李德诚等皆宵遁，其下秦裴因力屈而降，苏州平。

初，遣顾全武等攻苏州，淮将刺史台濛等皆弃城宵遁，独秦裴守昆山不下。全武攻之，裴屡出战，复斩侮全武。全武怒，益兵引水灌城。城坏，乃出降。王曰：“尔军弱如此，何敢久为旅拒？”裴曰：“裴义不负杨公，今力屈而降耳。”王善其言，而全武亦请宥之，王从其请。

王以嘉兴都将曹圭权苏州刺置使，寻命为本州刺史。是月，敕王兼两浙安抚使，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闰十月，婺州王坛抗命，王遣师伐之。而衢州刺史陈岌贰于我，王复遣顾全武等讨之。十一月，成及至自淮南，王亦以魏约等归淮南以报之。

（己未）光化二年春正月，我师大败陈岌党于龙丘。二月，敕遣高品周道安，改王本县石镜乡为广义乡，临水里为勋贵里，所居安众营为衣锦营，仍赐两浙行军司马。杜棱以下一百二十人，并号赞忠去伪功臣。三月，婺州王坛求救于淮南。夏四月，敕升杭州为大都督府。是月，淮帅遣将康儒等来应东阳，王命副指挥使方密、罗聚等济师于婺州及兰溪、义乌等县。秋七月，淮人有使入衢州者，为我师杀之，仍获陈岌所送杨氏地图州印以归。

（庚申）三年春正月，淮将康儒、徐从皋等复攻婺州，王遣从弟録率师讨之。三月，我师大败贼徒于轩渚，遂绝其粮，康儒等由清溪而遁。夏五月，敕遣中使王金峰赍诏封王为南康王，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王表陈让。秋八月，敕授王行军司马，杜棱检校太子太保。是月庚申，龙斗于浙江，因过于郛郭，坏庐舍，或吸居人，浮空而去，数里方坠，亦有死者。九月，王坛奔宣城。

坛本孙儒队将。儒败，率其党三千奔睦州陈晟，晟颇疑之，处于外城。未几，坛将降党与三河镇将陈严攻婺州，婺州刺史蒋环奔会稽，坛遂有其地，至是而坛奔宣城。

是月辛卯，王亲巡婺州，命浙西营田副使沈夏权婺州刺史。壬辰，王至东阳，而东阳镇将王永伏诛。

永，东阳人也。在镇治城壁，置鼓角妆楼，舞榭薨栋相接，又来妖妄，立十（十一作石）瑞亭，将窥本郡。及王坛攻之，王以前年婺民为安仁义所挠，王故遣使谕之。坛罢兵，将追永归于府城，而坛不从命，故代之。事平，责

永以不敬，故斩之以谢百姓。

是月甲午，王复巡衢州，陈岌降。王以岌为浙东安抚副使，命顾全武权知衢州事。

岌兄儒，本黄巢之党，寻降朝廷，授以饶州。光启三年，率其部伍，自饶厅事直指衙门而出，人无预知者。且诫其下曰：“我自弃他郡，州人无负我者，有杀掠者斩。”由是市不易肆。既而径趋衢州，知州玄泰迎于郊。儒诘之曰：“玄宗御容安在？”泰泣曰：“使君不见容矣。”时信安有玄宗铜容，泰毁之，故以是为责，遂斩之，而自据焉。凡在信安十年，颇有惠爱。每秋主司请纳稼，儒必至城南绿野亭，观其刈获，始使输之。又尝见吏于仓所，辄振衣以避糠秕，儒怒而罚之。其所为率皆类此。南海节度使（彭城）宗龟道由信安，见其品裁，乃抚之曰：“此贼有士人之风。”儒亦欣然而谢之。及儒病，岌入省之，因顾岌曰：“汝非侦我耶？今汝仁弱，其如诸校何！”乃召列校豪强者十余人入卧内，皆斩之，遂以郡付岌。王坛之叛，岌实同其恶，至是降而宥之。

冬十月，敕遣中使取王形图于凌烟阁，王命写容以进。十一月庚寅，中尉（彭城）季述（姓犯王讳）与王仲先、枢密王彦范等幽昭宗于问安宫，立德王裕以为帝，以昭宗为太上皇，敕遣使进王为东安王，王不受命。是月己酉，葬皇考太师于安国县锦衣乡（或云义成乡）清风里。

初，太师薨，因有淮师，葬是以缓。按罗氏《后集·太师志铭》曰：“昔岁己卯，今辰己酉。”十一月也。今以长历推之，十月二十五日乙酉葬太师，未知孰是。

（辛酉）天复元年春正月，昭宗反正，大赦改元，出太子裕复为德王，而（彭城）季述等皆伏诛。是月，敕遣使供奉官吐突令铎来宣谕，仍赐国信。二月，王亲巡衣锦营，大会故老宾客，山林树木皆覆以锦幄，表衣锦之荣也。命指挥使陈璋为衢州制置使。夏四月丁丑，王亲巡东府。五月，敕授王守侍中，进封实王，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仍升王所居衣锦营为衣锦城，封石镜山为衣锦山，大官山为功臣山。秋八月，敕授邵州刺史王子文穆王礼部尚书，遥领邵州刺史。九月，王以衢州制置使陈璋为本州刺史。是月壬子，皇妣秦国太夫人水丘氏薨。冬十月，淮将李神福等寇衣锦城，王命顾全武、方密率师御之，全武等为贼所执。

杨行密遣李神福等率兵欲图杭州，全武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诡言还师，其所获杭俘走还者，皆不追。至暮遣羸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全武不知其诡，奋勇追之，伏兵大发，遂被执。王闻之，惊曰：“丧我良将也。”既而神福欲归，又恐为王所邀，乃遣人守卫王祖考丘垅，又令全武通家信。王遣使犒之，神

福受其犒赂而还。

十一月，驾狩于凤翔。王闻之悲泣，乃遣使奔问，帝嘉之，赐王御服夹襖子一副，仍降御札于衣襟焉。十二月，淮人以师老粮乏，求成而还。是月，敕王起复云麾将军、上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

时王以衣锦城被寇，命玄同先生闾丘方远下元金篆醮于龙瑞宫。其夕大雪，惟醮坛之上星斗灿然，殿宇无所沾洒。又有鉴湖宿钓者，闻车马之声甚众，复有一黑虎蹲于宫门外，醮罢乃去。鉴湖，昔贺知章所居者，一名贺湖，因犯僖宗庙讳，今以唐秘书此湖故名易之也。

（壬戌）二年春正月，帝在凤翔。三月朔，日有蚀之。是月癸丑至乙卯三日，浙右大雪盈丈，雪气如烟而味苦。夏四月，淮人以顾全武、方密归我，王亦以秦裴报之（裴即光化时苏州降将也）。是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五月，敕封王为越王，又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是月庚戌，温州刺史朱褒卒，兄敖代之。

褒，永嘉人也。兄诞始为本州通事官。属寇乱，兄弟皆聚兵御之，以功遂摄司马。及副使胡燔卒，乃自据焉。褒处兄弟，性颇强悖。一日辄收兄诞印绶，以州属（彭城）汉宏，汉宏署褒州事。褒耳下有一赤点，每怒发则点移至口，怒解如故。诞厅吏尝忤褒，褒将杀之。其母力救，对曰：“比求郡，盖欲杀此辈耳。”卒不听。汉宏之乱，褒率党助之。寻以同姓结援于梁太祖，奏授本州刺史，充静海军使。褒善属诗文，亦好礼士，但动不量力，故不及世而家灭亡矣。

秋七月，王亲巡衣锦城，治沟洫。八月丙戌，将还府城，亲飨将校。武勇都指挥使徐绾即席将谋不利，惶惧辞以疾，王恶之，即日命绾率所部先还。次日，王发自衣锦城，徐绾率兵已及府城，焚掠郭郭。左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以兵迎绾同叛，将及内城，王子传瑛（亦作元■〈王癸〉）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绰、牙将陈为等，发悬门以御之。王次龙泉，有驰来告叛者，王遂疾行。时北郭城门牙将潘长与徐绾遇，斩首二百余级，退营于龙兴寺。王微服至德胜门，牙将周肃遣偏将钟审以舟迎王，王遂沿江至内城东北，登城而入，城中莫有知者。北门直更卒凭鼓而寐，王亲斩之，众皆惊悟。随命都监使吴璋、三城指挥使马绰守北门，内城指挥使王荣、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守南门，又命指挥使顾全武率兵卫屯东府。全武上言曰：“东府不足往，当诣邗沟。何者？绾必召田頵，頵来，淮南即兴师矣，宜早图之。”杜建徽言曰：“杨氏尝由王脱孙儒之难，彼丈夫者，岂不能报王耶！请以难告。”王从之，命全武行。全武曰：“独行事必不济，请择诸公子。”王曰：“我欲以元璪聘于杨氏，汝当辅而行焉。”全武遂与同往。湖州刺史高彦遣其子渭来赴难，渭趋灵隐山而至，为贼伏兵

所害，命渭所部营于城南。

高彦之闻难也，亟遣子渭行。渭曰：“今日不利。”彦曰：“赴难之急，何以吉辰耶？”遂促渭行。渭不敢抗命，遂率所部径趋灵隐山而来，至是果败。

九月，徐绾果召田頔于宣城。頔先遣客史何饶来致意曰：“相公请大王东之越城，虚府署以相待，所贵者兵不血刃耳。”王复曰：“军中叛乱，何方无之尔！相公不尝为人长乎？反助其逆，须径来，何用肆言也。”既而頔至，泊于北门，以旗鼓自蔽。王登城，将与之语，俾开旗，頔不之答，王注弩中其执旗者。頔见王城中大鼓噪，惧退还营，迁垒于西北隅（今清波门是也）。乃使其党据营以辱，王亦注弩毙之。頔伺夜复攻西北隅，梯橦毕集，城中矢石如雨，贼坠沟洫者不可胜计，頔遂拔营而退。十一月，頔复具舟楫，将渡江绝西陵，王命副指挥使盛造、朱郁大破之。俄而杨行密使至頔营，王城中莫有知其意者。王曰：“田頔悖而无机，倘得密意，必明言其可否。”王乃使人往覘之。頔迎行密来使于半道红（半道红在北郊，旧植桃花之所，凡数里），并辔而行，果与言及罢兵之事。覘者回，以其言闻，皆如王所料。既而頔率徐绾、许再思归宣城，王命致犒师钱一百万以送之。頔虑为我师所逐，遂请质而去。

初，王行至龙泉，闻变，召李咸占之，曰：“大王霸业方永，但分野小灾耳，请勿为虑，不然大王当有疾。”王曰：“宁我有疾，岂宜害百姓耶！”王又召叶简筮之，曰：“贼无如我何。”王曰：“淮人将同恶乎？”简曰：“淮人不来，宣城当济贼，季冬方败，然宣城亦当败于明年，今不足虑。”如期皆验也。后武勇都指挥使徐绾，本孙儒之党，来降。乾宁中，王以守御功，因备心膺。前年锦城之役，不用命，王恶之，及是使治沟洫，遂叛。

是月，温州裨将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无诸，章遂■〈才處〉是郡。

（癸亥）三年春正月己巳，帝还京师。夏四月，温州丁章为木工李彦斧杀之，裨将张惠据温州。是月，城婺州。秋七月，睦州刺史陈询贰于我，仍率党攻婺州兰溪县，王遣指挥方永珍等率师讨平之。九月，宣城田頔、安仁义俱叛于淮，而淮帅杨行密请师于我。王命方永珍率师至京口，又命从弟镒率兵次宛陵，以应行密师，又命指挥使杨习代方永珍于睦州。冬十月，我师与淮人生擒安仁义于润州，归淮师而斩之。田頔死于阵，其母奉文穆王归焉。

（甲子）四年春正月，帝发长安。三月，敕遣卫尉卿许浑来宣谕，仍赐国信。是月，王子元璟与所聘杨氏至自淮南。夏四月，帝至洛阳，大赦，改元天祐，敕遣给事中郑祈、刑部员外郎杨永休，（亦作永承）进封王为吴王，加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秋八月，昭宗崩，太子即位。敕遣来宣告，王素服举哀于军门。是月，淮人槛送徐绾归我，王命剖心以祭高渭。冬十月朔，日有食



之。是月癸酉，大雪，平地丈余。

（乙丑）天祐二年春正月，制授文穆王等官爵。是月，淮将阎睦等来援新安，卫命从弟镒与指挥使顾全武等御之。我师不利，镒等被执于贼。三月，广帅（彭城）隐始有南海，而衢州制置使陈璋亦贰于我。夏四月，陈璋会睦州兵及淮将陶雅等同攻东阳，王命弟鏐帅师讨之。秋八月，处州刺史卢约弟佶寇永嘉，张惠奔无诸。王命方永珍济师于东阳，会师讨贼。九月，陈璋陷东阳，执刺史沈夏，送于淮南。

夏，海盐人也。徐及为监镇，与高彦隶其中。及亦八都之一，号海昌者也。王副董庶人讨（彭城）汉宏于越州，徐及遣夏与高彦率本部会我师。王见之甚悦，延入卧内，谓曰：“吾东讨之师已众，渡江之役，无劳尔辈。但徐及平素强梁，终非我所蓄，以我东讨，或为后患，汝还本营，为我杀之，皆当以列郡牧汝。然吾非诲人为逆，但境土苦于干戈，不仁者当尽除之，用息生聚。且汝等当识吾意。”夏等再拜听命，王厚遣之。既回，告及曰：“董公与钱公以兵讨贼，闻将军遣所部见助，喜动于色。然以东北为虑，设有狗鼠偷窃，复劳后顾。夏等实托将军，以为后据。”及有军师，窃视夏等，谓及曰：“二校至自钱塘，皆有色文在其面，将军宜备之。”及不听。夏遂与其下谋之，一夕窃发。及死，其下遂分。夏性凶暴，不即我归，乃以所得众七千余人聚于临平山下，择幼弱者尽杀之，惟留三千余人，径往嘉兴，劫吴公约，同入海为剽。公约不从，将杀之，乃叩头曰：“惟吾兄之命。”遂与俱往，未几，夏以公约庸懦，因放其归。夏所图无成，始复归王，王亦优容之。累从征伐，历奏职官，领遥郡。至任果以杀戮为事，左右指令小不称意，即加屠杀，王颇恶之。夏一日复构私第于北郭，制度雄壮，侔于公府。今北市酒家楼，俱夏之第也。其长子有过，辄手刃之。王以其噬子，滋不悦，出为东阳刺史。淮将陶雅以兵攻其郡，王不急救，遂为淮人所执，寻遇害。

陈璋自称衢、婺二州刺史，复分兵与淮将许野鹤等犯我暨阳，王命杨习逐之。（一本作庐）璋兵大败，习遂攻东阳。冬十月，有兽入吴兴，一角而麟趾。十一月，王命建功臣堂于府门之西，树碑纪功，仍列宾僚将校赐功臣名氏于碑阴，凡五百人。是月，杨行密殂，子渥嗣。十二月，睦州刺史陈询奔淮南。

询，即晟之弟，余杭人也。晟在郡十八载而卒，子绍权嗣。询黜绍权而自立，惧非王命，颇不自安。属徐、许之乱，乃通田頔。頔败，询益惧。及王命桐庐县使府复征军赋，遂不听命而叛，至是而奔。

（丙寅）三年春正月，淮将陶雅率其党，自睦州归歙。是月，王亲巡睦州。时宣州观察使王茂章为淮人所图，因奔于王，王以为镇东军节度副使。二月辛卯，王至睦州，陈璋退保衢州，婺州平。是月丁酉，玄同先生闾丘方远卒。

方远，其先齐人婴之后也。父闰，不仕，以文学节行称。方远幼辨慧，学于庐州道士陈玄悟，寻传法篆于天台主洞霄宫叶藏质。方远雅好儒学，每披卷得之，趋必曰：“葛稚川、陶隐居，俱吾之师友也。”诠《太平经》为十三篇。景福庚戌岁，始居余杭大涤洞。初，入谒王，谈庄、老之义，逡巡而罢。退而叹曰：“彼英雄也，是不宜与谈玄虚之道。”翌日入谒，遂陈《春秋》，因延之尽日。由是王厚加礼遇，重建天柱宫，俾以居之。王奏请赐紫，又敕赐号玄同先生。一日，王于城南楼，命方远图形。前一夕，王梦方远驾鹤至，由是王益奇之。江东罗隐每就方远授子书，方远必瞑目而授，余无他论。门人夏隐言谓方远曰：“罗记室上令公客，先生何不与之语？”方远曰：“隐才高性下，吾非授书，不欲及他事。”而隐亦尽师弟之礼。是日乃降圣节前一日，王使人以香花至，方远受讫，乃入斋中，作控鹤坐，怡然而逝，复有异香满室。王以夏隐言继其住持也。

一日，王命方永珍、杨习等进攻衢州。三月，命浙西营田副使马绰权睦州刺史。夏四月朔，日有蚀之。洪帅南平王钟传卒，子匡时嗣。六月，淮人陷洪州，掳钟氏而归。秋八月，衢州陈璋导淮将周本、吕师造等入其境，为我师所逐，遂奔淮南。

璋本孙儒之党，寻降于王，以从征董庶人功，遂被任用。天复初，始赴本部，王亲饯于江干。徐绾作乱，越州客军张洪等疑惧，乃与其党三百余人奔璋，璋纳之。又属丁章叛于永嘉，而宣州田頔使其下戚滔将招之，璋因假道而遣。王闻之，乃密使衢州罗城指挥使叶让杀之。事泄，璋遂杀让而叛。初，王命璋城衢州，工毕以图献王。王视西门樟树，谓左右曰：“此树不入城，陈璋当非我所畜也。”至是果验。

九月，周本等率其党归信州。王命方永珍为衢州制置使。是月，敕遣右散骑常侍王矩、司勋郎中裴均授王吴王册礼。冬十一月乙丑，湖州刺史高彦卒，子澧嗣。

彦，海盐人也。初与沈夏同受王密旨杀徐及。及死，以首归于王彦等。前后从征，悉有功效。及湖州李彦徽弃郡奔淮南，王亲巡吴兴，其将沈攸等皆以己功有牧守之望，王遂题诗一章于婴兰堂，在湖州东南溪次，末云：“须将一片地，付与有心人。”众亦不测。王将登舟，始言曰：“我将此郡付汝，宜善抚之。”彦性淳厚，居十一载，政治简便，累奏授职官，遥领费州刺史，寻至今任。将终，有道场山僧如讷，讷口能容拳，垂手过膝，是乃异僧，及入州城，彦以师事之。一日，彦与之语诀别，未几而卒。

是月，敕命王本道建三代师庙。闰十二月，王命弟鏐为婺州制置使。

## ●卷二

## ○武肃王下

（丁卯）四年春三月，敕升衣锦城为安国衣锦军。王命文穆王伐温州。夏四月戊午，克温州，斩卢侏而还。王命都监使吴璋为温州制置使。文穆王复讨处州。是月，梁太祖受唐禅，大赦改元开平，奉唐帝为济阴王，敕遣上金吾卫将军石彦辞、刑部郎中薛昭序来宣谕。

初，梁室受禅，有劝王拒之。王笑曰：“古人有言：‘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吾岂失为孙仲谋耶？”遂受之。

五月，处州卢约纳款于我，王以为浙江安抚副使，命指挥使俞浩为处州制置使。是月，敕遣金吾卫大将军安崇隐进封王为吴越王，增食邑二千户，实封三百户，仍赐号启圣匡运同德功臣。

初，节度判官罗隐劝王举兵讨梁曰：“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王以隐不遇于唐，有怨心，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六月，敕遣中使来宣谕。秋七月，敕赐王管内刺史，并授官爵，仍赐母妻封邑。八月，敕授王兼淮南节度、扬州大都督、淮南四面招讨制置使。九月，诏封衣锦军神祠号崇福侯。是月，蜀帅王建称帝，国号武成。冬十月，敕授文穆王金紫光禄大夫。十二月，淮人攻信州，刺史危仔昌来求救于我，王遣师援之。

（戊辰）开平二年春正月，敕改临安县为安国县，广义乡为衣锦乡。夏五月，淮南都将张顛杀其帅杨渥，而自立为留后。逾旬日，大将徐温复杀顛，立杨渥弟隆演为帅。六月，制授王检校太师、守中书令，增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秋八月，敕改杭州唐山县为吴昌县，台州唐兴县为天台县。是月，又敕升杭、越等州为大都督府。王送宣州王茂章入京师（茂章更名景仁，避庙讳也）。九月，制授镇东军节度副使成及为保大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副使余如故。未几，淮人困围我姑苏，王命从弟锯率兵讨之。

（己巳）三年春正月，梁主迁都洛阳，祀南郊，大赦。二月朔，日有蚀之。敕选王子两浙副使传瑛为驸马都尉。夏四月，制授王守太保，增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是月，王命弟鏐、江海游奕都虞候何逢、司马福等率师围姑苏，内外夹攻，生擒淮将何朗、闾丘直等，凡三千余人，获兵甲生口三十万，战船二百余艘。陈璋、周本、吕师造等夜遁。五月甲寅，王亲巡姑苏。是月丁巳，明州刺史黄晟卒。

晟，明州鄞县人也。初应募于望海镇，镇中立表以选其魁梧者。晟以矮陋不中选，乃隶镇都虞候林膺。而晟性强干，膺甚爱之。后潜还本乡，募众据平嘉埭。时权知州事杨僎召署为平嘉浦将，有众千余人。初，（彭城）汉宏尝以台州贼娄文知明州事，文为杨僎所败，其党杜宗自宁海镇率乡民据奉化。晟自

平嘉埭以所部兵击之，执杜宗等不杀，尽驱之，使还台州，获其粟帛，悉属于本道，遂为奉化镇将、饮飞都知兵马使。及余姚镇将相嘉侵越州，董庶人御之不利，而刺史钟季文乃遣晟领兵攻相嘉，擒杀之。董庶人奏授晟左散骑常侍，充浙东道东西副指挥使。钟季文卒，遂有本郡。晟颇尚礼士，辟前进士陈鼎、羊绍素以为门宾。江东儒学多依之，悉加优待，仍筑其居号曰措大营。及董庶人僭伪，晟亦移书谕之。及王师举，晟亦率众应之。在任十有八年，遗疏不请其子为嗣。凡府库所蓄，必题曰送使，其忠顺如此。

辛酉，王自姑苏复如东府。辛巳，复巡明州，因城定海镇，命子元■（王术）为明州制置使。信州危仔昌为其下应淮人而叛，遂奔于我，王以为淮南节度副使。六月壬寅，王发明州。敕遣刑部尚书姚洎、礼部员外郎罗袞授王吴越王册礼。戊申，至自东府。

王之巡句章也，行次余姚丈亭镇，舟湊巨石不能进。既而大雨震电，有二龙负王舷之下，镇遏使翁元轲拽舟而进，二龙自舷而升焉，此其异常也。

秋闰八月，制授王守太尉，加实封二百户。

制曰：“集非常之事，必有挺非常之才；建第一之功，必有居第一之位。朕膺图受命，负宸开阶，未尝以真太尉之官，轻于拟议；大司马之职，易于简求。盖由其爵尊任重，不有英佐，孰当异恩？启圣匡运同德功臣、淮南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淮南浙江东西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充淮南四面都统营田安抚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吴越王、食邑一万五千户、实封一千户钱某，海岳腾英，星云诞秀，契君臣咸一之德，有文武兼备之才，宣慈惠和，忠正廉毅。敦诗悦礼，树百行于藩篱；去暴除奸，敌万人于帷幄。弼于兴运，明乃嘉谟。顷属淮夷不宾，王化自尔，益封吴会，兼镇广陵，追擒每尽于只轮，覆溺连收其巨舰。复闻奸宄，屡复巡讨，谓天盖高，若永可恃。尔又横戈愤悱，独力支梧，妙运神机，大歼戎丑。玄云阵起，雄风驱下濑之师；白露围开，沴气散常州之化。再安生聚，重复土疆，薛公之三刺咸明，汉主之一奇斯在。况早攀鳞翼，备见肺肠。同德同心，二纪密参于締构；惟忠惟孝，四方咸则于仪刑。苟非剧恩，何以加赏？是用镂于彝鼎，册以辂车，拟吕望之尊崇，正列侯之贵重。仍加真食，复宠兼官，式是奖酬，且旌忠列。於戏！进以正大，《易》所以经邦；慎厥终始，《书》用之居位。勉思遵守，克荷宠灵，服予训辞，锡尔繁祉。可守太尉，加实封二百户余，并如故。”

是月，敕置苏州吴江县、明州静安县（今定海县是也），从王请也。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贰于我，遣其党焚烧义和、临平等镇，王命弟鏐帅师讨之。十一月乙酉，发运使罗隐卒。隐字昭谏，新登县人也。祖知微，福唐县令。父

修古，应开元礼科。隐本名横，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从事湖南，历淮、润，皆不得意，乃归新登。及来谒王，惧不见纳，遂以所为《夏口诗》标于卷末，云“一个衿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之句。王览之大笑，因加殊遇。复命简书辟之曰：“仲宣远托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隐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镇海节度，时命沈崧草谢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隐，隐曰：“今浙西兵火之余，日不暇给，今朝廷执政方切于贿赂，此表入奏，执政岂无意于要求耶？”乃请更之。其略曰：“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见之，曰：“此罗隐辞也。”及为《贺昭宗更名表》曰：“上则虞舜之全文，右则姬昌之半字。”当时京师称为第一。隐性不喜军旅，唯与丞相杜建徽善。王初城西府，命宾僚巡览，顾谓左右曰：“百步一敌楼，足以言金汤之固。”隐徐曰：“敌楼不若内向。”及徐许之乱，人皆以为先见。一日，隐寝疾，王亲临抚问，因题其壁云：“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隐起而续末句云：“门外旌旗屯虎豹，壁间章句动风雷。”隐由是以红纱罩覆其上，其后果无文嗣。隐累官钱塘县令，寻授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盐铁发运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勋郎中，历迁谏议大夫、给事中，赐金紫，卒年七十七岁。所著《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谗书同集》，并行于世。初，新登鼉江常有二气亘于江上，昼夜不灭。及隐泊丞相杜建徽生，而二气不复见，识者以为文武秀气焉。

（庚午）四年春二月，湖州高澧导淮将李简、璋等入其境，都将盛师友、沈行瑜闭城不纳，王遣子元璩济师御之，淮人挟澧而遁。

澧，高彦第三子也。初，彦梦一羽人持剑入卧内，彦惊问其故。羽人答曰：“来为君之子报数千冤耳。”其母自是而孕，不足月而生澧。年十三四，性即暴虐。及嗣父位，恣行杀戮，将吏侵晨入衙，必与妻子诀别而入。每登消暑楼眺望，则州城东西，水陆行人亦皆绝迹。澧，夜叉精也。尝诣太常博士丘光庭，不知因回顾，见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见澧，密言曰：“博士慎勿言，是验之也。”又召乡丁为衙军，号侪要都，皆文其面，衣青衫白裤，以绯抹额。凡所指令，必躬身仰首，如夜叉之状。刀枪弓矢，常居左右。又令州人皆黥面，约三日当毕，过限则诛。澧则以画面而傅之乾粉，州人既黥，澧乃洗去。晚年将败，召郡吏议曰：“我欲尽杀百姓，可乎？”吏对曰：“百姓租赋所出，杀之无可取供给，愿求他可杀者。”时亲纪三丁军三千余人，会有言其怨嗟者，集于开元寺，给曰：“将飨汝。”因闭三门之半而纳之，入者旋杀迨半，在外者方觉，因奔逸纵火为乱。澧闻盛怒，闭城大索，戮之无遗。王以其凶虐滋甚，将伐之，由是而叛。先是，道场山僧如讷以高彦将死，与其诀别，退而谓其众曰：“高公将殂，我亦当逝。何者？盖有白面夜叉治此政矣，尔辈亦

宜避之。”俄而澧代其父。白面者，盖澧未黥面耳。澧至淮南，屡取倡姬入私室，杀而食之。时王将戮之，至是叛，遂为淮人所害。

三月癸巳，王巡吴兴，命弟鏐为刺史。癸卯，至自吴兴。夏五月，奏改西府富阳县为富春县，东府暨阳县、处州松阳县为长松县。秋七月，诏原前监军周廷诰已下二十五人。时有诏诛之。王以其自前朝将乱，求出避祸，并非（彭城）季述之党，请以原之，遂有是命。

八月，始筑捍海塘。王因江涛冲激，命强弩以射涛头，遂定其基，复建候潮、通江等城门。

初定其基，而江涛昼夜冲激，沙岸板筑不能就。王命强弩五百，以射涛头，又亲筑胥山祠，仍为诗一章，函钥置于海门。其略曰：“为报龙神并水府，钱塘借取筑钱城。”既而潮头遂趋西陵。王乃命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堑，通衢广陌，亦由是而成焉。

冬十月戊寅，王亲巡衣锦军，制《还乡歌》。

歌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晖。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远来兮相追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今朝设宴兮觥散飞。斗牛无勃兮民无欺，吴越一王兮驷马归。”

丙戌，至自衣锦城，命湖州都将盛师友权婺州刺史，命斩湖州巡校将沈行思。一名行瑜。初，高澧将奔，而师友、行思同有闭城之功。王巡吴兴，乃命师友从行，而其时行思尚羁于霁。行思亦颇有牧守之望，乃谓其同职陈环曰：“盛君来，岂不珮印绶而归耶？不然，我后安处，子为我裁之。”时环已得密旨，俾遣行思归国，乃给之曰：“二人之功，本无优劣，然王情尚未可测，宜亟诣府城，面较功绩，以决其可否。”行思来覲，王亦优待之。环以送行思家属至，行思始悟其事，深衔环，遂怀怨望。王将及国城，行思与陈环俱候于北郊，行思自取巨槌击杀环，奔王舟，以陈其前功，复言师友与环毁间之状。时师友方从，亟引之以相证。行思辄夺威枪，将刺师友，左右遂擒之。王曰：“吾早以汝强梁，故不欲任。始念汝闭城之功，将牧之他郡，而今所为若此，畴能容之！”乃命斩于龙丘山，许其家属收葬，而师友遂有是命。

（辛未）五年春正月丙戌，日有蚀之。夏四月，制命王守尚书令兼淮南宣歙等道四面行营都统，增食邑二千户，实封一百户。敕遣刑部侍郎李光嗣建王生祠于衣锦军，敕翰林学士李琪为碑文（时从僚吏将校众所请也）。五月朔，梁改元乾化。是月，筑松江南北二城，鑿栅毕备，设险故也。秋七月，敕命淮南、两浙幕府将吏五百人，并赐赞政安国功臣。九月，梁主如相州。冬十月，湖州刺史王弟鏐杀防戍指挥使潘良，惧谴，遂奔淮南。十一月，梁主还京。是冬，广帅（彭城）隐殂，弟岩嗣。

（壬申）乾化二年夏闰五月朔，日有蚀之。梁主如洛。六月，梁主遇弑，郢王友珪僭位。秋七月，遣刑部尚书李皎尊王为尚父。八月己丑，城西陵。

（癸酉）三年春正月，友珪改元凤历，肆赦。二月，均王友贞举兵诛友珪，遂即位于汴京，更名瑒，复称乾化。敕遣供奉官杨彦宾来宣谕。三月，敕授王尚父册礼。夏四月，制增王食邑三千户，实封二百户。淮将李涛率兵二万，自千秋岭寇我衣锦城，王命文穆王讨之，生擒李涛等八千余人。王又命子元璪帅水师攻东州，又获贼将李师愈、姚延环等三千余人而还。五月，淮将复寇衣锦军，复命文穆王讨之。六月，师克广德县，获花虔、涡信及吏卒七千余人而还。是月辛卯，彰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成及卒。

及字弘济，钱塘县人也。祖克评，嘉王府长史。父贞，国子博士。及性淳厚，为乡里所重。咸通中，戍戎间，捍山贼，逐齐寇，声名遂振。及八都浸盛，复分十三都，以富春镇为静江都将。属（彭城）汉宏作乱，与王同事攻讨。汉宏平，北关镇将彭城孟安谋乱，即席奋剑，将犯王。及举胡床制之，偏将盛造因执孟安就戮。以功奏，迁散骑常侍，复为靖江镇。光启中，润州薛朗叛，王命及讨之。时常州刺史丁从寔具牛酒以犒我师，仍遗美女于诸将，及取而斩之，余悉不纳，因克之。寻平润州，王奏及授兵部尚书，充常州防御使。润州阮结卒，命及代之，累迁检校司空，寻为苏州刺史。乾宁时，淮人围姑苏，常熟镇将陆郢、巡检郭用与其党赵邯，以城应寇，邯手刃其母、妻、子以盟。城陷，及以礼见杨行密。行密阅及府库私室，皆药物图书而已，由是重之。至淮南辟为行军司马，及拒之曰：“及以百口托于钱塘，不幸城陷于叛，以至于此，岂宜复以本道符竹，援富贵于邻境，不惟丞相不可，百口其谓我何？”乃引珮刀自刺，行密遽止之，因厚礼而归焉。累署镇海军节度副使，奏授司徒，至太傅。天复中，王巡衣锦军，命武勇都将士以治沟洫，军中多怨言。及虑有变，亟请罢役，王不听。俄而乱作，及护王驾回至北郭，王微服将入城，及乃代乘王车，行与贼斗，王遂得入。王性严急，每有所检发，必亟加斩决，或及至，王虽盛怒，必为之解，其宠遇皆此类也。累奏授赞正安国功臣、保大彰义等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赠太师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冬十月，敕加文穆王开国爵邑。是月乙酉，大同军节度使、驸马都尉王子元璪卒。

璪，王子也。母吴越国庄穆夫人吴氏。原名传锴，后更名焉。性英敏，颇尚儒学，聚书千卷，善草隶，好施。时徐绾之叛，城中有锦工二百余人，皆润人也。璪虑其为变，乃命曰：“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遂放出城而发悬门。王入城，闻其事，颇嘉之。寻为两浙副大使。梁太祖拜为驸马都尉，累授大同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公主未及降而薨，年三十六，敕赠太师。

十二月，王命子传瓌权苏州刺史。

（甲戌）四年夏六月，制授文穆王开国侯食邑。秋七月，广帅（彭城）岩遣供军巡官陈用拙奉礼币，请兄事于王，王纳之。九月，命文穆王率兵攻常州无锡县，获将卒五百余人而还。

（乙亥）贞明元年春正月朔，改元，大赦。是月，敕授文穆王以下官爵有差。甲午，王亲巡衣锦军。二月，敕遣给事中韦彖、金部郎中李发选王子传尔为驸马都尉。闰二月己亥，王至自衣锦军。

（丙子）二年春正月，敕授浙东营田副使、常州刺史杜建徽为泾源节度使（王命建徽护送传尔进京师，尚寿春公主，遂授此任）。秋七月，敕授王为诸道兵马元帅。冬十二月，王命惠州防御使弟铎率官吏僧众，诣明州贸阿育王寺，迎释迦舍利塔，归于府城，仍建浮图于城南以致之。

（丁丑）三年春三月，敕授王子赞正安国功臣、镇海军北面水陆都指挥使兼北面行营招讨、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守湖州（湖州一作苏州）刺史、大彭郡侯、食邑一千户传瓌，赞正安国功臣、镇海军节度副使、土客诸军都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大彭郡侯、食邑一千户传球，赞正安国功臣、镇东军东面水陆安抚都指挥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守温州刺史、大彭县男、食邑三百户传遂，赞正安国功臣、镇东军西面安抚都指挥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守睦州刺史、大彭县男、食邑三百户元懿，赞正安国功臣、镇东军亲从都指挥使、兼土客诸军安抚副指挥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守夔州刺史传■（王瞿），赞正安国功臣、镇海军上右厅都指挥使、兼土客诸军安抚副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前明州刺史元球，赞正安国功臣、衣锦军防遏都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守义州刺史传■（王瞿），赞正安国功臣、镇海军衙内先锋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守峰州刺史传■（王瞿），赞正安国功臣、镇海军节度上押衙、充安国衣锦军亲从副指挥使、兼两直都虞侯、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守峦州刺史传琰，赞正安国功臣、镇海军节度右押衙、充上直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传琇等十一人，各授官秩阶爵及遥郡有差。夏四月，诏诸道兵马元帅府开幕，除吏一同天策上将军府故事。是月，复以峰州刺史傅珣守检校太保，余如故。冬十月，敕遣吏部尚书李燕、中书舍人韦说授王天下兵马都元帅。是月，黄龙现于卞山之金井洞，命立瑞应宫。（一作祥应宫）

（戊寅）四年春三月朔，四星聚斗。王置元帅府僚等官，敕授两浙行军司马、秦州节度使、平章事马绰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行军余如故。夏四月，广帅（彭城）岩僭称大汉皇帝，年号大有。

进士王诩之在南海，著《昭阳赋》一篇，序云：“皇章基构乾坤十有八岁



矣，甲子春，始作兹殿。”计其甲子，则岩本年僭号。今据皮氏旧录而书之，云前年丁丑僭号，其误明矣。

六月，西川王建殂，子衍嗣，改年乾德。是月，王命子元球权衢州刺史，命鲍君福等率兵攻信州，斩淮将李师造，生擒偏将冯一（一作敏）等一千余人，刺史周本仅以身免。秋八月，制授涇源节度使杜建徽守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冬十二月，淮人围虔州，将绝我贡路，刺史卢光稠来告，王命征兵援之，未及境而虔州拔矣。航海入贡，自此始也。

（己卯）五年春三月，敕文穆王伐淮南。夏四月，淮帅杨渭（又名隆演）僭称大吴皇帝，年号武义。文穆王率师与淮人战于狼山之江，大败淮人，斩贼将百胜军使彭彦章，生获士卒七千余人。制以湖州刺史、大彭县开国子王子传璟为宣州宁国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秋七月，我师复攻毗陵，因战于无锡，指挥使何逢、吴建死之，遂班师。八月，淮人以狼山之败，遣伪客省使欧阳汀来请通好（王纳之，息民故也。自是休兵，民乐业二十余年）。九月，朝廷以南海僭号，诏我师伐之。

制曰：“朕闻纲纪乱常，前王无赦；惩恶劝善，有国不私。苟罪恶以显彰，在刑名而何道？其有身当间关，寄受国恩，敢行不轨之心，具验速辜之迹。颁行典宪，仍命诰诫。清海建武等军节度使、岭南东西道观察处置供军粮料市舟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兼中书令、持节都督广州刺史、上柱国、南平王、食邑五千户（彭城）岩，顷因乃父发迹本藩，寻赖其兄致身宾席，受先朝之拔擢，极上将之宠权，念其尊奖之诚，许维藩宣之任。岩乃自行军之职，继膺推毂之恩，秩进三师，位同四辅。自朕获承大宝，累进崇资，一门无比，其超荣百世，岂俦其宠耀。而敢飞章不纪，希宠无厌，始求抑绝四邻，后请封王南越。贪饕斯甚，逾僭孰偕！朕每含容，再申优渥，授之东镇，加以南平。比罔思知足，益恣凶狂，妄称汉室遗宗，欲继尉佗丑迹，结连淮海，阻塞梯航，徒惑远方，僭称大号，在人情而共弃，岂天道以能容！宜命讨除，用清逆乱。尔天下兵马都元帅钱志扶庙社，任总兵师，每兴愤激之辞，愿举诛夷之令。是用俾予元老，平彼叛臣，先行夺爵之文，爰举摧凶之典。其（彭城）岩在身官爵，并宜削夺，仍委指挥征讨。於戏！将相重任，子孙殊荣，不能常守于藩修，而乃自干于国典。指凶残而必取，念染污以将新，非我无始终之恩，盖尔有满盈之罪。几百珍重，悉体朕怀。

王虽受命，而山川隔越，地方扰攘，寻以事寝。冬十一月丁亥，吴越国正德夫人吴氏薨。

夫人临安县人也。父仲忻，浙西观察判官，累赠吏部尚书。初，王议婚吴氏，以王豁达大度，不事产业，将不许。而吴世父有知人之鉴，固促成之。及

归室，闺门整肃，孝敬如礼。正性严急，常怡颜以谏之。抚爱诸子，无分彼此之亲，累封燕、晋二国，至吴越国正德夫人。夫人将游奉国寺中，王乃命帛百匹，以备散施。夫人曰：“妾备尝机杼之劳，遽以游赏费之，非念人之道。”遂不受而罢，其仁慈节俭如此。薨年六十二岁，谥曰庄穆。有子十三人。

（庚辰）六年春二月，敕授宣州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子传璟以下，并起复云麾将军、上右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余并如故。三月，王命元帅府判官皮光业使于邗沟。夏五月，淮南杨渭殂，弟溥嗣，伪谥渭为宣皇帝。秋七月，王以子睦州刺史传懿为婺州刺史。

（辛巳）七年春三月，王从弟镒至自淮南，王亦归李涛以报之。镒以天祐二年睦州之役为贼所执，李涛以乾化三年来冠我衣锦获之，至是各归焉。

夏五月朔，梁主祀郊，改元龙德。六月朔，日有蚀之。秋七月，潭州楚王马殷遣掌书记李岷、马臣送女，归于都知兵马使检校尚书左仆射王子传琇。冬十月，制授文穆王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清海军节度使。自是赐王书诏不名。

（壬午）龙德二年春正月，敕授文穆王以下并起复，加爵邑有差。秋七月，王建天下元帅府于兴国门之右。八月，两浙行军司马、秦州雄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马绰卒。

绰，余杭县人也。性气淳直，与王同事董昌。昌尝使王阅部伍，亡其名籍，王因历唱之，存亡健悴者，无所遗失。绰密谓王曰：“老氏忌前，骇此强记，必相恶。”乃以白籍纸数幅授王，若代军籍者，由是颇德之。王因以从妹归绰，绰寻随董氏于越。及董僭号，绰弃家先奔于王，乃奏授诸城都指挥使。徐绾之乱，绰有发悬门之功，王寻命文穆王纳绰女，是为恭穆夫人。绰累职镇东军节度副使、两浙行军司马、睦州刺史，王奏授秦州雄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终年七十一。

是冬一日，王昼寝，梦青衣人捧簿书于前，告曰：“大王明年钱塘官满。”及寤，颇恶之。明年天子乃命王封册，中外皆如列国之仪，其兆明矣。

（癸未）三年春二月，敕遣兵部侍郎崔晔、（一作协）刑部员外郎夏侯昭册封王为吴越国王，受封册建国之仪，一如典礼。先一日，雨雪，王命李咸将卜他日，咸曰：“大王双受封册，惟天所相，雨雪必霁，则可以卜社稷之延永。”王从之。即夕星斗明丽，翌日遂成其礼。

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丞相、客省等使。

四月，唐庄宗即位于魏州，大赦，改元同光。是月，梁亡（梁哀入洛阳，因都焉）。邗沟入贺京师，上书称大吴国王。乾宁中，有耕者得传国玺，以献于王，王谓非人臣家所宜畜，至是献焉。五月，敕遣宣谕使通事舍人吴韬走

马自淮甸至，赐王名马、玉带、香药等。先是，梁室诏敕不名，至是依前不名，亦曰吴越国王焉。冬十月朔，日有蚀之。十二月，唐主迁都洛阳。

（甲申）同光二年春二月，唐主南郊，大赦。二月癸卯，金吾卫大将军、置同正员、检校司空、明州刺史王子传■〈王瞿〉卒。

■〈王瞿〉，王第八子也。母济南郡夫人童氏。■〈王瞿〉性仁厚，明敏好学，治郡自得政体，累授镇东军亲巡都指挥土客诸军安抚使、光禄大夫、婺州刺史，奏授金吾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司空，改明州刺史。年三十，惜哉！

秋七月，西川王衍称大蜀皇帝，致书于京师。八月，王遣使入贡。冬十月，制授王依前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尚书令、吴越国王，授文穆王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充两浙节度使观察留后。十一月，升苏州为中吴军，制授镇东军节度、检校太保、兼中书令、大彭郡侯王子传瑋（一作元瑋）充中吴军节度使。

（乙酉）三年春二月，南海入贺京师，上书自称大汉国王。夏四月朔，日有蚀之。秋八月，敕遣正议大夫、守尚书、上柱国、赞皇郡开国男、赐紫金鱼袋李德休等持节备礼，赐黄金印玉册及沿身礼物、衣冠、剑佩等。

册曰：“维同光三年岁次乙酉八月辛酉朔二十七日丁亥，皇帝若曰：王者惠济黎元，辑宁方夏，重名器，任股肱，忠而能力则礼崇，赏不失劳则人劝。所以启周公之土宇，列汉祖之膏腴者，录彼茂勋，置诸异数，登进贤哲，焜耀事功也。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吴越国王钱，潮海灵源，承天峻岳，以英风彰德望，以勇气赞忠贞。往因义举之徒，盛推韬略；遂著袭封之绩，高步藩维。挺鱼鲲鸟凤之姿，拥岸虎水龙之众，居方面任将五十年，宣导休声，攘除凶丑。摧坚奋锐，鄙许东固圉之谋；阜俗颁条，广冀北安居之颂。环堑浙江之要，云滋星纪之墟。悦礼敦诗，位崇元帅，前茅后劲，名重中权，守画一之规，奉在三之节，信立靡移于风雨，义行曷倦于津涂，效琛则那顾险难，荐币则常归宰用，振英谟而端岩弼，钟懿号而异列藩，可谓职责不乏，梯航时至。翼戴天子，加之以恭也，载念尊奖，爰示徽章。今遣正议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德休，使副朝议郎、守起居郎、充史馆修撰、赐绯鱼袋聂珣，持节备礼，胙土苴茅，册尔为吴越国王。於戏！地奄数圻，赋过千乘，墨守阖闾之境，轨围勾践之封。子弟量才，序进多分于棨戟；土疆渐海，方输岂限于鱼盐。贵盛富强，虽古之封建诸侯，礼优夹辅，不加于此。慎厥始终，无以位期骄，无以欲败度，钦承赐履，协予一人，汝嘉。”

时唐主将议恩命于王，顾群臣曰：“朕从黉堂，闻尚父之名，宜以优礼尊

之。”命备册礼，有司乃备竹册铜印。唐主曰：“尚父元老不当待以人臣，况已封建乎！”乃赐玉册金册，仍以红袍御服一副赐焉。九月，王师大举伐蜀。冬十二月，蜀伪主王衍降。是月，制授土客诸军都指挥、检校太保、兼镇海军节度副使王子元求检校太尉、兼侍中、充静海军节度使。是月，闽王王审知殂，子延翰嗣，自称闽国主。

（丙戌）四年夏四月戊寅，王不康，如衣锦军，命文穆王监国。是月，庄宗崩，明宗即位，大赦，改元天成。秋七月庚寅，王至白衣锦军。八月朔，日有蚀之。九月，制加文穆王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又授中吴军节度使王子元璪开府仪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户。冬十二月，制授静海军节度使王子元球开府仪同三司，食邑五百户。是月，建州刺史王延禀杀其弟延翰，（一名输）而立泉州刺史延均于福州。延禀，乃延均之庶兄也。同起兵攻杀延翰，延禀乃立延均于福州，而延禀归建州矣。

是岁大水，苏州尤甚，水中生米大如豆，民取食之。

（丁亥）天成二年春正月，唐主更名直。夏六月，楚武穆王马殷建国。秋八月朔，日有蚀之。冬十月，唐主如汴。是月，淮南伪丞相东海徐温卒，子知诰嗣。十一月，吴王杨溥称帝。

（戊子）三年春二月朔，日有蚀之。敕遣监门卫上将军乌昭遇赐王汤药国信等，阁门通事李韞授文穆王镇东两军节度使。夏六月以来大旱，有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庭户衣帐悉充塞之。王亲祀于都会堂，是夕大风，蝗堕浙江而死。

都会堂，即白太傅居易之虚白堂基也。王重建之，号八会亭，江东罗隐为之记。以王平吴定越，讲武计议，凡八会于此，故名之。后更名都会堂也。

秋七月己巳，忠献王生。

（己丑）四年春二月，制授文穆王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长史，增食邑实封，中吴军节度使王子元璪增食邑五百户，实封一百户，静海军节度使王子元球兼中书令，余并如故。楚州升为顺化军，以明州刺史王子元珣为顺化军节度使。秋七月，台州大水，请军储三十万斛。八月己酉，今大元帅吴越国王王孙弘俶生。是月，明州余姚县修舜井，获古佛舍利数十粒，兼有珠玉奇玩，王命内衙指挥使徐仁绶、近侍闾丘稔往迎之，因建浮图于城北，一如城南之制。九月，因枢密使安重海兄弟用事于朝，尝要求不克，乃矫制以王为太师致仕。仍赐乌昭遇自尽。

先是，乌昭遇之来使也，有供奉官韩玖承王子元球恩命至。玖性凶悻，因恃酒凌昭遇，由是有隙。王以其辱君命，止以常礼遣之。玖还京师，遂构昭遇于枢密重海，重海以昭遇失使臣之体，而亦嫌王。以要求不克，诬王不礼君命

，遂同谗构，命王致仕，赐昭遇以自尽也。

王命文穆王奏雪其事，奏不得通，乃以绢书上之。天子始得闻焉，出安重海为河东节度使。是岁，所在地震，居人有坏庐舍者。

（庚寅）五年春二月，唐主南郊，大赦改元。长兴元年夏五月，制授文穆王以下食邑、实封。六月朔，日有蚀之。冬十一月，楚王马殷殂，子希声嗣。

（辛卯）长兴二年春二月，敕遣监门卫上将军张箠、兵部郎中卢重赐王国信汤药，起王致仕，复元帅、尚书令、国王如故，依前不名，仍示安重海矫诬之罪。

敕略曰：“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尚书令、吴越国王钱，久列王公，恒输爱戴，朕方礼加元老，恩遇远方。安重海掇缉瑕疵，遽行阻绝，使钱元瓘拜阙上章，倾怀请罪，言皆激切，事且凭虚。尽由尔介蚤之心，有违我含容之德，情不可恕，罪不可追。宜出为河中节度。今已诛之，以雪其冤，故告。”

秋七月，有象入信安境王命兵士取之，圈而育焉。八月，建州王延禀子继升、继伦奔于我，盖其父为延均之所害也。

初，审知薨，延翰嗣位，以延禀为建州，延均为泉州。延均不悦，而延禀亦憾于延翰，于是泉、建同启兵攻福州，杀延翰，遂立延均于福州。延禀归建州，将行，谓延均曰：“善绍先人基业，勿烦我老兄再至。”延均闻之含憾，至是将图延禀，乃诈言已死，使军吏迎取延禀。乃囚其子继雄，仍执延禀入城。延均曰：“果烦老兄再至矣。”延禀瞪眚之而就戮。其继升、继伦自是闻难而奔于王焉。

冬十一月朔，日有蚀之。

（壬辰）三年春二月，敕遣吏部侍郎卢詹、刑部郎中杨薰赐王国信汤药等。三月己酉夜，大雪。庚戌，王薨于正寝，年八十一，在位四十一年。朝廷闻讣，废朝七日，哀悼不已。

诏曰：“天下兵马大元帅、尚父、尚书令、吴越国王钱，本朝元老，当代勋贤，位已极于人臣，名素高于简册。赠典既无其官爵，易名宜示其优崇。宜令所司定谥曰武肃，诏工部侍郎杨凝式为碑文。”

夏四月庚午，奉灵輶殡于衣锦军。应顺元年甲午春正月壬午，敕葬王于安国县衣锦乡（即锦北乡）茅山之原（即今临安县也）。王始在军中，未尝自安，每欲暂憩，必先整衣甲，备盥漱，而后寝焉。又以圆木小枕缀铃，睡熟则欹，由是而寤，名曰警枕。又置粉盘于卧内，有所记则书之。及抚镇二国，殆及四纪，勤劳恭俭，始终一致。每夕必列侍女，各主一更，戒之曰：“外有报事，当振铃声以为警省。”凡有闻报，即时而遣。又常以弹丸于墙楼之外，以警宿直者，使其不寐，以应其事。又尝微行，夜叩北城，门吏不肯启关，曰

：“大王来，我亦不启。”王乃自便门而入。明日，召吏，厚赐之。稍暇则命诸子孙讽诵诗赋，或以所制诗什赐于丞相将吏以下，由是往往达旦。天复中，近侍李咏因监契丹驿中，有判官谓李咏曰：“武肃王常夜不睡。”咏诘其所知，答曰：“尝闻五台王子太师言，浙中不睡龙，今已归矣。”访其所闻，乃壬辰之后也。王少时，侗傥有大度，志气雄杰，机谋沉远，善用长槩大弩，又能书写，甚得体要。有知人之鉴，及通图纬之学，每处众中，而形神有余。纯孝之道禀于天性，每春秋荐享，必呜咽流涕。尝曰：“今日贵盛，皆由积善所致，但恨祖母不能见耳。”尝游后庭层楼，皇妣春秋高，不能上，王亲负而登焉。天祐以后，中原多事，西川王氏称蜀，邗沟杨氏称吴，南海彭城氏称汉，长汉王氏称闽，皆窃大号，或通姻戚，或达聘好，皆以龙衣玉册泊书疏等，劝王自大，王尝笑曰：“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上，而又置吾于上耶？吾以去伪平贼，承天子畴庸之命，至于封建车服之制，悉有所由，岂图一时之利，乃随波于尔辈也！”皆却之不纳，而诸国之主，无不咸以父兄事之。王加以自奉节俭，衣服衾被，皆用绸布，非公宴惟瓷砖漆器而已。恭穆夫人尝以王寝帐隳裂，乃上青绢帐请易之。王曰：“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但虑后代皆施锦绣耳。此帐虽故，犹可蔽风。”竟不易。后庭有郑氏，其父尝以罪当死，左右冀其获宥，且言斯人有息女预侍，王命出其女而后斩之。顾左右曰：“刑者公柄，岂可以一妇而乱我法耶！”又尝夕宴诸王子及诸孙，命鼓胡琴，未数曲，遽止之曰：“外闻当谓我不恤政事，为长夜之饮宴。”遂罢。王自开创以来，至于底定，而抚字将师泊行伍，莫不尽得其欢心。有勋将何逢歿于贼中，一日王见其所乘马，悲泣不能止，左右莫不感激。

论曰：王挺命世之才，属艰难之运，奋臂起义，所向披靡。以寡敌众，黄巢不犯其封；仗顺伐逆，汉宏至于授首。诛逐帅之薛朗，遂申属郡之礼；平作伪之董昌，不违本朝之命。加以御淮戎以耀威，奉梁室而示略，回江山之深险，致都邑之宏丽，七德克备，五福是臻。故八辅地图，三授天册，总四海之戎柄，为一人之父师，威名赫然，霸业隆矣。然后内敦恭俭，外正刑赏，安民和众，保定功勋。文台崛起于江东，玄德雄据于巴右，比之全德，固不足同年而语哉！

### ●卷三

#### ○文穆王

文穆王讳元瓘，字明宝，武肃王第七子也。母晋国昭懿太夫人陈氏。唐光启三年丁未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生于杭州之东院。先是，有胡僧持一玉羊，大数寸，光彩异常，献武肃王，且曰：“得此当生贵子。”王果以丁未生焉。乾宁元年二月，授盐铁发运巡官，奏授金部郎中，赐金紫。天复元年八月，改授

礼部尚书，遥领邵州刺史。九月壬子，王祖妣秦国太夫人水丘氏薨。二年，徐绾、许再思构宣城观察使田頔，同劓我垒。頔败，率绾、再思回宣州，虑我师逐之，乃恳求质。武肃王历选诸子，不应命，时王尚幼，请行。庄穆夫人闻之，泣曰：“置我儿于虎口也。”王曰：“亡身以纾家国之难，亦足以报劓劳耳，虽死无恨。”乃再拜而出，武肃王奇而送之。王自北门蹶绳梯而下，以赴頔营。比及宣城，而頔叛于淮帅，淮师会我师以攻之。頔每战不胜，归必求王，将肆其毒。頔母老且贤，常加保护。天祐元年十月，我师与淮人攻之甚急，頔将出战，乃曰：“今日不胜，必杀钱郎。”其母目而送之，且曰：“鼠辈死不旋踵矣。”是日，果陷于宛水桥，为乱兵所杀。贼众尚扰，我师提頔首示之，贼众遁散。頔母遂奉王至我师，卫而归焉。二年春正月，制授王检校右仆射。八月，处州刺史卢约弟佶寇永嘉。开平元年正月，武肃王命王伐永嘉。四月，斩卢佶而还。

时卢佶列巨舟四十艘于清澳海门，以邀我师。王谓诸将曰：“贼之锐卒尽在此矣，宜勿与战，当由他道径袭贼垒，出其不意，必成擒也。”于是由安固江登陆而袭之，佶由是就执。

师还，承制改王内衙都指挥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冬十月，授王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五年秋七月，赐王号赞正安国功臣，进授司徒、守湖州刺史。乾化三年夏四月，淮将前吉州刺史李涛率兵二万，自千秋岭寇我衣锦军，命王率师讨之。王以山谷迂僻，乃尽伐树木。绝其归路，为三覆以待之。时江南国主徐知诰在贼中，与王骑相逼，几获之，俄而知诰易服，乘白骡而窜。壬辰，获李涛及偏将咸知进等八千余人，兵甲生口称是。是行也，王营中有气如龙虎之状，贼中望之曰：“此霸者之气也。”

五月，命王复率骑兵攻宣州广德县。城未拔，有登城诟辱我师，王怒，奋击之。六月己卯，城陷，王手刃二百余人，藉藁而行，获淮将花虔、涡信及吏卒七十余人而还。

先是，有日者视王曰：“公手刃百人，当大贵。”时又有僧名自新，常衣纸，住广德山院。王至，众皆遁，而自新岿然晏坐。军中有诘其不去者，新曰：“前后左右皆兵耳，去将安适？”时王在众中，新忽见之，乃敛衣奉迎，与语久之。及王还，遂载而归。后王问自新：“当时何以见识？”新曰：“微僧无他术，但观王在万众中骨法独异，与咸通皇帝御容颇相类，故幸得一识耳。”

冬十月，敕授王检校太保，依前湖州刺史、大彭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四年夏六月，制授王特进、光禄大夫、开国侯、食邑一千户。秋九月，命王率师攻常州无锡县。丁未，克之，获其将朱超等五百余人而还。贞明元年春正月

，敕授王镇海军节度使、土客诸军都指挥使，湖州刺史如故。三年夏六月，制加王检校太傅，增食邑五百户。五年春三月，命王率水师大小战舰五百余艘，皆刻龙形，自东洲发舰，遥趋淮甸。夏四月乙巳，大战淮人于狼山江。将战之夕，王召指挥使张从宝，计之曰：“彼若径下，当避其初以诱之，制胜之道也。”乃命军中宿理帆樯，每舟必载石灰、黑豆、江沙以随焉。翌日昧爽，淮人果乘风自西北而下，危樯巨舰，势若云合，我师皆避之。贼舟既高且巨，不能复上，我师反乘风以逐之，复用小舟围其左右。贼回舟而斗，因扬石灰，贼不能视。及轴轳相接，乃撒豆于贼舟，我舟则沙焉。战血既渍，践豆者靡不颠踣，命进火油焚之。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武肃王以银饰其筒口，脱为贼中所得，必剥银而弃其筒，则火油不为贼所有也。

斩其将百胜军使彭彦章，获士卒七千余人、贼船四百余艘，余皆焚之。其斩馘之甚，自江及岸数十里，皆殷焉。淮师自是遂求通聘。

是行也，舟次狼山江之石碑湾，有石幢，大署其文曰：“向后有木龙五百至此。”

秋七月，王复战于毗陵之无锡县。偏将曹筠奔于贼，我师不利。王骑逼高岸，贼将追及，乃举策私誓曰：“天必助我，马当跃上，不然则坠我于此。”

马果一跃而登岸。既而复整行伍，破贼而还。冬十一月丁亥，王妣吴越国庄穆夫人薨。六年冬十月，敕遣卫尉卿兼通事舍人陈琮，授王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清海军节度使，余如故。龙德二年春正月，敕王特进、检校太尉、兼侍中，加食邑三百户，仍赐匡扶定乱立正至道功臣。同光二年冬十月，制授王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依前清海军节度使，兼充两浙节度使观察留后，遣进奉使娄辑将命焉。天成元年四月，武肃王至自衣锦军，而中外无所专命，武肃王嘉叹久之。九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

一夕，王梦神人赍骨一副，易王之顶门。及醒，尚微疼焉。

三年春二月，遣阁门通事舍人李韞授王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杭州越州大都督长史，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二百户。秋七月己巳，忠献王生。

初，武肃王将属王以冢嗣，乃命诸子有功者数人，谓曰：“尔无隐情，各言尔功，以定厥后。”王兄中吴军节度使元臻、王弟清海军节度使元璠、宁国军节度使传璟洎诸公子等，皆上言功德高茂，是宜委副，故以两镇属焉。及武肃寝疾，一日命出玉带五，赐王兄弟，命王先择之，王乃取其狭小者。武肃王大悦，谓王曰：“吾有汝，瞑目无恨矣。”

四年秋八月己酉，今大元帅吴越国王弘俶生。五年夏五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



（壬辰）长兴三年春三月己酉，大雪二十八日。庚戌，武肃王薨。王哀恸终日，四日不食，左右劝以粥。夏四月己未，王即位，悉用藩服之仪，从治命也。赦境内一应荒绝田产，尚隶租籍者悉免之，中外班赉有差。

自今年孟春洎是月，阴晦弥时，至是澄霁，中外咸悦。是月庚午，奉武肃王灵輶殡于衣锦军之正寝。秋八月，楚帅马希声殂，弟希范嗣。

（癸巳）四年春正月，福州王延钧僭称帝，更名璘。三月，敕遣将作监李锴、光禄少卿张哀来，归我先王之赙，又遣引进使杨彦珣授王起复云麾将军、上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王兄中吴军节度使元璟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王弟清海军节度使元璠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余如故。夏四月，淮南伪客省使许确、百济国太仆卿李仁旭各来祭我先王。秋七月，敕遣郎中张绚授王中书令，进封为吴王。是月，番禺伪左仆射何亦来祭我先王。九月，敕遣侍郎张文宝来宣谕。

文宝泛海而来，被风坏船，飘至天长，吴王厚礼之。及赏从者钱帛等数万，文宝独受饮食，余皆辞之。吴王嘉之，竟抵杭。

冬十一月，明宗崩，宋王从厚即位，是为闵帝。十二月庚戌，宁国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检校太傅王兄元玠卒。

玠，王之庶兄也。母庆安夫人胡氏。公性气宽厚，沉静寡言，多尚儒释，不喜奢侈。历官数年，黎庶安乐，早失夫人，终不继娶嗣之。

是岁，顺化军节度使、判明州王弟元珣召归钱塘，惩虐政也。

（甲午）应顺元年春正月，闵帝改元，大赦。敕遣鞍辔库使王延縞来宣告，仍赐国信。寻又遣散骑常侍孔昭序、驾部员外郎张乡寿册王为吴越王。是月大雪，平地五尺。壬午，奉葬先王于茅山。闰月，蜀帅孟知祥僭称大蜀皇帝，年号明德。夏四月，潞王从珂率兵入洛，逐闵帝而自立，改元清泰。六月，敕遣给事中张延雍、兵部员外郎马义册王为吴越王。秋七月，伪蜀孟知祥殂，子昶嗣。

（乙未）清泰二年春三月，制授静海军节度、检校太保、中书令王弟元球守太师。秋七月甲辰，西方庆云现。重建开元宫，追福于先王也。

（丙申）三年春正月，敕遣礼部尚书李恹、户部郎中姚遐赍奉吴越王金印至，归旧物也。秋七月，敕建先王庙于东府。是月，制授王部将保顺军节度使鲍君福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冬十月，伪闽王昶杀其父延钧而自立，年号通文。闰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为晋皇帝于洛，大赦，改元天福。潞王自杀。十二月，敕授王天下兵马副元帅。

（丁酉）天福二年春正月朔，日有蚀之。敕遣供奉官周彦环赐国信。二月，淮南以徐知诰为齐王，建国于金陵。是月己酉夜，暴雨自西北起，连日至壬

子，有海鱼二，各长五十余尺，一死于桐庐，一死于余姚江。三月，静海军节度使王弟元球、顺化军节度使王弟元珣并有罪命死，王许以公礼葬，其麾下卒伍悉宥之。

元球、元珣数有军功，先王赐有兵杖。及王立，元球等恃恩骄横，增置兵杖，诸将吏告元球遣亲信祷神，求王吴越，又为蜡丸，与元珣议谋，王不信。诸将复告，王乃召元球、元珣宴后宫。既至，左右告元球等有刃于怀袖，即皆格杀之。王欲按诸将有交通者，侄仁俊谏曰：“昔光武破王郎，曹公破袁绍，皆焚其书疏，以安反侧，宜效之。”王乃止。

夏四月，敕遣礼部尚书程逊、兵部员外郎韦税封王为吴越国王，仍赐天下兵马副元帅金印。甲午，王即位。建国之仪，一如同光故事，仍赦境内今年租税之半。是月，晋主迁都于汴。秋七月，制削元球、元珣在身官爵，任便处置。八月辛巳，王大阅于北郊。是月，伪吴杨氏逊位于徐知诰。戊申，王新建五庙于城南。九月乙卯，王亲视五庙。冬十月乙丑，金陵徐知诰僭称大齐皇帝，年号升元。（戊戌）三年春正月朔，日有蚀之。二月乙亥，丞相沈崧卒。

崧字吉甫，闽人也。祖辂，大理评事，赐绯。父超，福州长溪县令。崧初生时，有大蛇坠床前，引首视之，久而方去。既七日将浴，忽风雨震坏浴盆。乾宁二年，刑部尚书崔凝主礼闱，凡二十五人登进士第，渝监尤众。昭宗御武德殿，命翰林学士陆良、秘书监冯渥亲覆试，凡落十人。是日，崧再以章奏捷。寻归宁，途由淮甸，淮帅辟之，不就，遂归武肃。历镇海军掌书记，授浙西营田副使，奏授秘书监、检校兵部尚书、右仆射。凡书檄奏表，多崧所出。庄宗即位，改元同光。武肃王问其祚修短，崧曰：“观此号为国不成，止一口耳。”文穆王袭位，置择能院以选士，俾崧主之。国建，拜崧丞相，终年七十六，谥文献。

冬十一月，敕遣尚书左丞王延、司门郎中张守素赍捧吴越王玉册及沿身法物等至。

册曰：“唯天福三年岁次戊戌十一月甲辰朔五日戊申，皇帝若曰：王者握图立极，崇德报功，或开国以建邦，或苴茅而锡壤。乃树藩屏，式奖忠勋，古先哲王，率由斯道。惟朕薄德，敢忽彝章。况夫奠南服之奥区，镇东瓠之重地，懋绩虽高于列土，殊荣未继于肯堂，得不申加等之恩，降非常之命，用纪代天之业，特颁镂玉之文。乃择吉辰，爰敷盛典。咨尔兴邦保运崇德忠道功臣、天下兵马副元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中书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吴越国王、禽邑一万五千户、实封一千五百户钱元瓘，岳灵禀粹，天象储精，蕴文武之兼材，受乾坤之间气。既宠承吴越，功迈桓文，运妙略以平凶，用奇兵而制变，祇嗣构基，表率英

雄，淮夷之屏气销声，海峤之波澄浪息。而况兴我昌运，竭乃忠规，懋勋庸而首列韩坛，奉玉帛而诚先禹贡，语尊奖则独标大节，顾封崇则未称鸿名。宜举徽章，俾奉先正。矧其天文当南斗之分，地志控勾践之都，眷兹旧封，允属全德。是用异车服于群后，盛简册于列藩，正二国之土疆，锡九天之宝瑞。表于嘉命，纘乃旧邦，大振家声，奕辅王室。今遣使大中大夫、尚书右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守素持节备礼，册尔为吴越国王。於戏！服袞衣而佩玄玉，位压于诸侯；驾戎辂而握兵符，名尊于九伐。馭贵之重，象贤之荣，尔其祇荷天光，勉清国步，往绥厥位，永孚于休。戒之慎之，勿忝前烈！”

十二月，大阅马步军泊艘舳于碧波亭。

（己亥）四年春二月，敕授世子弘僔为果州团练使。是月，伪齐徐知诰改姓李，更名昇，僭称大唐。

昇本潘氏，湖州安吉县人。父为安吉砮将。尝因淮将李神福侵我吴兴，据潘氏而去，昇遂为神福家奴。徐温尝造神福家，见而异之，求为养子，至是乃隐本族而冒徐姓焉。后尝致书于我，以毗陵求易吴兴，仍引祊田为说，则本潘氏明矣。

秋七月朔，日有蚀之。闽王延羲更名曦，弑其主昶自立，年号永隆。八月戊申，建世子府于城北。是日，白龙现处州长松县，遂更为龙泉县。九月，诏升婺州为武胜军，授王兄元懿为节度使。是月，保大军节度使、同参相府事陆仁章卒。冬十月壬子，吴越国庄睦夫人马氏薨。

夫人临安人。父绰，淮浙行军司马、雄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夫人性聪慧，勤于职。初，武肃王禁中外母得蓄声妓，夫人以王胤嗣未立，乃请于武肃王。王嘉之，曰：“我家宗祀，幸汝得主之矣。”因许王纳妾，遂生忠献王。诸子既长，夫人皆均养之，常置银鹿于帐前，坐诸公子于上，夫人阅其聚戏，喜动颜色。初封越国，至吴越国夫人，薨年五十，敕谥曰恭穆。

是月，敕遣刑部尚书李恹、礼部郎中崔钧授王天下兵马元帅，增食邑五千户，实封五百户，仍赐御服红罗真珠战袍、金锁甲各一副。十二月辛酉，葬恭穆夫人于衣锦军庆仟乡。

（庚子）五年春二月甲辰，温州刺史王子弘僔卒。己酉，闽王曦遣兵击其弟王延政于建州，遂僭称大殷皇帝。王命内衙统军使仰谗、都监使薛万钟帅师伐建州。三月，敕升婺州为武胜军，又升嘉兴县为秀州，以嘉兴、崇德、华亭三县隶焉。壬申，敕遣右谏议大夫高延赏、兵部郎中李元龟授王天下兵马都元帅。夏四月癸卯，镇海军行军司马兼侍中、同平章事太尉鲍君福卒。

君福字庆臣，余姚县人。祖兴，父璨，俱不仕。少羸贫，性淳厚，有胆勇。余姚有井，面广丈余，君福每恣卧其上，而无畏色，乡党异之。及从军，以

骁果称。初仕（彭城）汉宏，及武肃王东讨，乃与其党归降，号曰向盟都。累从征伐有功，能马上双剑入阵，望之若飞电。沉默少语，军中谓之鲍闹。寻为衢州应援指挥使。属刺史陈璋叛，淮人入其境，乃以淮帅命辟为郡职，君福不纳。武肃闻之，虑其被害，乃密赐绢书，使苟从之。因与贼徒李元嗣饮，伺其醉，乃奔归，寻授衢州刺史。淮将信州刺史周本屡侵其境，君福每率数骑往逐之，本遁去。及将罢郡，武肃王劳曰：“比在任战敌而已，未足为副使优贺之道。”因复任之，凡三考。文穆王领清海军节制，辟为副使。后迁湖州，复二考。累职镇海军节度副使、浙西行营司马，奏授登州刺史、保大保顺等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兼侍中，年七十七，谥曰忠壮。

是月甲子，世子弘僖薨。

弘僖，王第五子也。母鲁国夫人郕氏。时王年将四十，冢嗣未建，及生，特所钟爱，累奏授两浙副大使、果州团练使。国建，立为世子。初，王治世子府，谣言曰：“何处有鹿脯？”将薨，乃题所居屏障曰：“四月二十九日大会群仙。”凡题数处，及期果薨，年方十六岁。追谥曰孝献。

五月，四星聚斗。秋七月，我师败于建阳，积雨乏粮故也。八月，以世子府为瑶台院。冬十二月，以忠献王为内衙诸军都指挥使。是岁，姑苏、吴兴、嘉禾三郡大水。

（辛丑）六年春三月丙寅，敕遣太子宾客聂延祚、吏部郎中卢撰册授王守尚书令。夏五月，番禺娄龚遣伪摄太尉工部侍郎卢膺、尚仪谢宜清、尚衣高素清，来逆我故王弟传琇之室马氏以为继室，不克遣。

马氏即潭帅楚王殷之女也。先是，番禺亦聘马氏，既卒，遂求其弟。是行也。潭帅希范亦遣中军使欧阳练与广使俱至，马氏誓不许，故不克遣。

六月，宁国军节度使同参相府事仰詮卒。秋七月甲戌，丽春院火，延于内城，王迁居瑶台院。是月，闽王曦称大闽皇帝。八月辛亥，王薨于瑶台院之彩云堂，年五十五，在位十年。赠谥曰文穆。敕宰相和凝撰神道碑。七年壬寅二月癸卯，葬于国城龙山之南原。

王志量恢廓，识度宏远，虽少婴军旅，尤尚儒学，事武肃孝敬小心，未尝有懈。武肃性既严急，每一召，即时须至，或巾带于步骤间，乃置阔裤大袜以便之。晚年政事，一委参决，簿书填委，皆躬亲批署。手为胼胝，复置粉盘于卧榻之首，夜有所记，必书其上，诘旦以备顾问。时属重盗贼及诈伪诽谤法，犯者辄死，王皆力救之，所获宥者甚众。尝北征，师次平望，蚊蚋尤甚，左右请施帷帐。王曰：“三军皆在此，我独何避？”竟不许。及纘嗣之后，示以明恕，人情翕然。内衙指挥使陆仁章、娄仁杞等早备武肃王爪牙，以性刚愎，为众所恶，而亦常以事侵王。一日，同列者皆率诸军于国门，请王戮之。王

命侄仁俊谕之曰：“仁章等事先王有年矣，今求旧念功，方当旌赏，汝等遂以私憾使我戮之，我安可谓不报怨也？苟不听命，我当归临安，以避贤路。”众皆退惧，遂授仁章福州刺史、仁杞湖州刺史。中外有以封章相构者，皆居中不下，积而毁之。王舅陈氏历职不过一戍谒，每加厚赐而未尝迁授。恭穆夫人之弟马充尝以使役求免，王廷责之，遂下狱，寻黜于剡溪。其余遵守治命，保慎名器，烈祖之风为不泯矣。

一日，武肃王寝疾，召将吏曰：“吾疾必不起，诸儿皆愚劣，谁可为帅者？”诸将泣曰：“两镇令公仁孝有功，孰不爱戴！”武肃乃出印钥授王曰：“将吏推尔，宜善守之。”又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王与兄弟同幄行丧，内衙指挥使陆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业，将吏旦暮趋谒，当与诸公子异处。”乃命主者更设一幄，扶王居之，禁诸公子从者无得妄入。武肃未薨时，仁章常以事犯王，至是王劳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尽节令公，犹事先王也。”王嘉之。王以遗命去殊仪，用藩镇法，除民田荒绝者租税。王于兄弟甚厚。兄元璟自苏州入见，王以家人礼事之，奉觞为寿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弟居之，是兄赐之也。”元璟曰：“先王择贤而立之，君臣位定，当恭守霸业，自为珍重。”王因相与泣。

论曰：王以英毅之姿，兼仁厚之德，入田颍豺狼之穴，示亡身之虑；破知诰蛇豕之群，扬对敌之威。奋剑屡成大勋，压纽遂当庆嗣，念功忘过，崇德布政，然后聿修先烈，光绍世官，天子赖于元勋，诸侯奉为盟主。以称克家之令嗣，以号列国之贤君，则彤弓缁衣，不足侔其美也。

#### ○忠献王、忠逊王附

忠献王讳弘佐，字玄祐，文穆王第六子也。母吴越国仁惠夫人许氏。王以天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己巳生于功臣堂。初，孝敬世子之居监抚也，文穆王治其府于城北，将俾居之。一日，孝敬会王以采戏于青史楼，遽谓王曰：“君王方为我营府署，今与尔赌之。”比及四掷，而王遂得六赤，孝敬失色。从容曰：“五哥入府，某当将符印之命。”因再拜，孝敬竟怒掷骰盆于楼下。俄而孝敬薨，王授两军节度副使、检校太傅。天福六年秋八月，诸将请诛内衙指挥使戴恠。

恠乃王庶兄弘侑之亲。恠谋立弘侑，故请诛之。免弘侑为庶人，复姓孙氏，更名本，罪异志也。

是月，王以遗命承制授两军节度使。九月庚申，王即位于仟居堂，赦境内外颁赉有差及租税等。丞相曹仲达摄政事。是月辛未，王迁于思政堂，命境内给复一年，诸关梁禁制，悉从除减，又命田园有隶道宫佛寺比入赋税者，悉免之。冬十月，长星现。十一月，金陵来祭我先王。是月，敕授王起复镇国大将

军、右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领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吴越国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户，仍赐保邦宣化忠正功臣。是岁，番禺刘龚殂，子弘晟嗣。

（壬寅）七年春正月，闽人来祭我先王。二月癸卯，敕葬先王于龙山之南原。三月，敕遣使大中大夫李鸞来归先王之棺。乙丑，中吴、建武等军节度使、广陵郡王王世父元璩殂，子文奉嗣。

元璩字德辉，武肃王第四子也。起家奏授沂王府咨议参军、宣武节度判官，累迁散骑常侍，赐金紫。寻属军旅事，乃改授马军厅事指挥使。天复二年，徐绾叛，顾全武请奉王子之邗沟，武肃以淮帅常请结婚好，乃遣元璩微服为全武仆而去。比及望亭，有逆旅媪辄识之。至润州，安仁义亦知其非常将，以其下十人易之。全武惧，因赂阍吏，中宵而去。及抵邗沟，指陈逆顺之理，淮帅为之动容，叹曰：“生子当如钱郎，我之子■〈豸屯〉犬耳。”即日遣使命赍还军广陵，寻逆妇而归。后累征缙云、新定，皆有功，授邵州刺史。寻征吴兴高澧，及攻东洲，复授睦州刺史。寻迁苏州，累敕授中吴建武等军节度使、苏常润等州团练使、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在郡三十年，性俭约而恭靖，便弓马。文穆王即位，以王兄尤加礼遇。因元璩来覲，为酒授璩曰：“今日之事，宜兄当之，俾予小子至是，实兄推戴之力。”璩俯伏曰：“大王功德高茂，先王择贤立能，君臣之分，敢忘忠顺。”因相顾感泣，久而益欢。寻奏敕封广陵郡王。封不及授，宣命于枢前，终年五十六。葬以王礼，谥曰宣义。

壬申，制加王食邑七千户，仍改赐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夏四月，汉主龚殂，子玠立。六月，晋高祖崩，少主重贵即位。秋七月，王以内衙指挥使章德安、李文庆为内衙左右都监使。冬十月，以都指挥阍燔、胡进思为内衙左右统军使。十二月己巳，以龙山武功堂为文穆王庙。（癸卯）八年春正月癸未，重建功臣堂。二月，晋主还京。是月丙辰，丞相皮光业卒。

光业字文通，世为襄阳人。父日休，有盛名，为苏州军事判官、太常博士。光业生于姑苏，十岁能属文。及长，以所业谒武肃，累署浙西节度推官，赐绯，命入贡京师。梁后主特赐进士及第，仍赐秘书郎，授右补阙、内供奉、赐金紫。贞明中，淮人来求好，命光业聘之。及还，赠钱三百万，复禁其出，且曰：“可以市易。”光业曰：“我使介也，岂贾竖也？”乃委置而去，淮人急载随之。梁主选武肃子传珍为驸马都尉，命光业如京师。及回至靖海，光业舅氏滕文规为山阴令，日暝，遽见黄衣吏报曰：“皮补阙今日已及靖海。”文规诘之，遂失所在。寻兼两浙观察使。文穆即位，命知东府事。初，光业旅游会稽，有神降于里巷。光业往视之，神遂不语。及去，众诘之曰：“皮秀才来

，神何不语？”答曰：“皮秀才此土地主，我小神不当见之。”至是果验。国建，拜丞相。凡教令仪注，多其所定。光业美容仪，善谈论，人或以为神仙中人。终年六十七，赠谥曰贞敬。

三月，唐主昷殂，子璟嗣，年号保大。闽王延政称帝，国号殷。是月，汉彭城弘熙弑主玠而自立。夏四月朔，日有蚀之。秋七月，王贬内衙都监使章德安于处州，李文庆于睦州。冬十月，敕遣使授王吴越国王玉册。

册曰：“惟天福八年岁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将相之星；惟帝念功，启土列侯王之国。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礼以疏封，而况世著大勋，时推令器，探宝符而嗣位，杖金钺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篱东夏，宜列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简自朕心，叶于舆论。咨尔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复镇国大将军、右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营田等使、上柱国、吴越国王、食邑一万七千户、实封四千户钱某，为时之瑞，命世而生，负经文纬武之才，蕴开物成务之志。英华发外，精义入神，亚夫继社稷之勋，顾荣擅东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国朝，清吴越之土疆，执桓文之弓矢。天资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构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职，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举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节，方推冀世之贤；黻冕辂车，更重策勋之礼。斯为异数，允属真王。今遣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行太子宾客、上柱国、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玫，使副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郎中、柱国、赐紫金鱼袋赵熙等，持节备礼，册尔为吴越国王。於戏！周宠元臣，四履锡命；汉封异姓，八国始王。指河岳以誓功，俾子孙而袭爵。尔纂服旧业，朕考前文，勿忘必复之言，更广无穷之祚。懋昭前烈，尔惟钦哉！”

十一月辛巳，王驾迁于功臣堂。是月癸未，丞相曹仲达卒。

仲达，临平人也。本名弘达，避王名更之。祖信，知嘉兴监事，累赠司徒。本歙州人，寻归杭州，为临平镇将。八都建时，信因保嘉兴东界，遂家临平焉。父圭，浙西道营田副使、检校太尉。圭将生时，信梦人谓曰：“我当为尔子，有二千石。”信语梦于乡党，乡党不能谕，皆贺曰：“生此子必致丰稔。”圭有胆气。乾宁中，淮人围嘉禾，圭与其族人师鲁守之。贼中望气者曰：“此虽孤城，中有贵人，不可图也。”圭每与师鲁登楼，张乐纵饮，矢石交至，视之宴如也。嘉禾平，圭以功授苏州刺史。开平间，淮人复围苏州。属正月望夜，师鲁第盛陈烧灯之宴，贼之俘执者咸纵之观。圭终苏州。师鲁形短而足跛，武肃常称之曰：“今之晏平仲也。”人遂号为曹晏婴，竟卒于镇东军都押衙。仲达初生，室有紫光。少时，圭常节其衣食，虽严冬尚未挟纩，品膳悉

与仆隶等，又日令运甓。圭在姑苏时，与仲达求婚于睦州陈询。及将逆，卜之曰：“陈是亲，必不就，当聘他门，由是荣贵。”既而途由国城，武肃王见而奇之，乃以王妹俚焉。累授台、处二州刺史。文穆即位，居谅闇，命仲达权知政事。国建，拜丞相。今王即位，复摄政事。时大赉中外，诸军军中有言不均者，辄举仗不受赐，诸将不能制。仲达谕之，因皆释仗而致谢。仲达性淳厚，好施与，文穆尤重之，常止呼丞相而不名。终年六十二，赠谥曰安成。

是月，纳元妃仰氏，宁国军节度使同参相府事詮之女也。

（甲辰）开运元年春正月壬寅，丞相林鼎卒。

鼎字涣文，闽人也。父无隐。鼎生于明州大隐村。初，刺史黄晟颇好礼士，无隐依之，有诗名。尝为诗云：“雪消二月江湖阔，花发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无隐必有贵子。鼎初谒武肃，以为观察押衙推，寻为文穆王幕府。文穆王以其才行，累荐不见用，一日，复密荐之。武肃王曰：“我观林鼎骨法，真辅相器，然我不贵者，欲汝贵之，庶其尽心于汝也。”文穆袭国，署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鼎性说正而强记，能书欧、虞法。比及中年，夜读书，每达曙，所聚图书，悉由手抄，其残编蠹简，亦手缀之，无所厌倦。国建，乃掌教令，寻拜丞相。每政事有不逮者，鼎必极言之。天福中，建州之役，鼎指陈天文人事，累疏切谏。及师行，果不利。著文集行于世。终年五十四，谥曰贞献。

三月，伪闽王延曦为其下指挥使朱文进所弑，而文进自立，复修贡于京师。是月，敕授王落起复，增食邑三千户。夏四月丙午，王亲祀五庙。秋七月辛未朔，晋少主改元开运，大赦。是月，以（彭城）知远为行营都统。九月朔，日有蚀之。南船务石井有物，形如守宫，尾长七尺许，鬣且角，获之，置于安溪潭。冬十一月，王命从兄东府安抚使仁俊为内外马步都统军使，弟弘保为东府安抚使。闰十二月，闽人杀朱文进，寻以僧岩明为主。

岩明姓卓氏，乃雪峰寺僧，平素为众所重，相与迎之，遂立为帝。

未几，为其下李仁达所杀而自立，归款金陵。

（乙巳）开运二年春三月丙午，王从祖顺化军节度使铎卒。铎字辅轩，太师英显王之第五子，武肃王之少弟也。生而有文在其足曰王，及长而灭。既生而太师薨，武肃育之。武肃薨，铎请服通丧。性多艺，尤精音律。承制累授温、明二州刺史、检校太尉，奏授恩州防御使。文穆时，授两浙行军司马。拜命之日，仪注特盛。寻奏改本州团练使、顺化军节度使。终年五十三，谥曰忠简。夏四月，晋主还大梁。秋七月，修武肃王庙于城西，奉栴檀神像而致焉。八月朔，日有蚀之。是月，金陵遣将王建封克建州，虜王延政而归。冬十月，敕遣太子宾客罗周岳、右庶子王延济册王守太尉。十一月朔，王大阅于北郊。是



月，诛内都监使杜昭达、内衙都指挥使、明州刺史阚燔，庶人孙本赐死，贬都统使王兄仁俊本府安置。

杜昭达、阚燔皆好货，富人程昭悦以金宝交结二人，荐于王。昭悦得侍左右，爱特逾于旧将。燔不能平，昭悦惧，谋去燔。燔专而悞，国人皆恶之，王亦恶之。于是昭悦出燔为明州刺史，右统军使胡进思为湖州刺史。燔谓进思曰：“出我是弃我也。”进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何为不行。”乃各受命。既而复以他故留进思统军使。王子仁俊母，杜昭达之姑也，昭悦因谮燔，昭达谋奉仁俊作乱，下狱锻炼成之，诛昭达与燔，幽仁俊于东府。昭悦收仁俊故吏慎温其，使证仁俊之罪，拷掠备至，温其坚守不屈。王嘉之，擢为国官。

（丙午）三年春二月朔，日有蚀之。三月，敕授王东南面兵马都元帅，增食邑二千户，实封五百户，仍改赐推诚匡运忠亮威德功臣。秋七月庚寅，吴越国夫人许氏薨。

夫人丹丘人也，讳新月。善音律。文穆王后庭乐部，皆命掌之。初，酈氏生孝献世子，后庭咸尊敬。有尼契云掌香火于丽春院之佛堂，颇有知人之鉴，视夫人曰：“彼酈氏者，远不能及。”至是果如其言。王袭位，敕封吴越国夫人，薨年四十四，敕谥曰仁惠。

八月，重建天宠堂。是月壬申，葬仁惠夫人于国城西山之原。冬十月，金陵攻福州，节度使李弘义遣客将徐仁宴、李廷谔等求救于王。

李弘义本名达，杀卓岩明而归款金陵，金陵授之节钺，仍编入属籍，更名弘义。既而遣伪兵部侍郎陈觉使于弘义。觉还及建州，又遣侍卫官硕忠以金陵伪敕使之入覲。弘义以其初不宣命，至是方以书至，不从。觉乃与监军使冯延鲁自建州兴师，皆金陵之志也。

是月，王命统军使张筠、赵承泰等率水陆兵三万人以救无诸。

时福州乞师于王，王召诸将议行，诸将吏皆曰：“道路险远，难于师救。”内衙都监使水丘昭券以为当救。王曰：“唇亡齿寒，吾为天下元帅，曾不能救邻道，将安用之，诸军宜乐饱食安坐耶？”命水丘昭券专掌用兵，程昭悦掌应援馈运，而以军谋委元昭德，遣筠等率师救之。时王召左右，议铸铁钱，以益将士禄赐。王弟弘亿谏曰：“铸铁钱有八害：新钱既行，旧钱皆流入邻国，一也；可用于吾国，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二也；铜禁至严，民犹盗铸，况家有铛釜，野有铧犁，犯法必多，三也；闽人铸铁钱而乱亡，不足为法，四也；国用幸丰而自示空乏，五也；禄赐有常而无故益之，以启无厌之心，六也；法变而弊不可遽复，七也；钱者国姓，易之不祥，八也。”王深嘉之，乃止。是行也，宿卫衣锦军武肃王庙庭者，闻甲马号令之声，凡数夕而止。及接战，闽淮人视王师周遍郊野，人皆丈余，盖灵助也。

十二月，王命弟弘堪为湖州刺史。

（丁未）四年春正月，契丹主入东京，称会同十年，废晋少主为负义侯，迁于契丹黄龙府。二月庚午，有雉集于玉华楼。辛未，晋（彭城）知远称帝于河东，国号大汉，是为高祖，复称晋天福十二年。己卯，王诛内都监使程昭悦，释东府仁俊罪。三月庚寅，今大元帅吴越国王出镇丹丘。戊戌，王遣将余安率水军救福州，大败淮师，获其将都指挥使杨匡业、蔡遇等，伪东南面行营都统王建封等走之，擒戮裨将孟坚等并余党二万余众，器械数十万。李弘义归附于我，更名儒赞。

初，忠懿王之治闽城，垒壁皆有钱文，曰：“此城终归钱氏。”忠懿颇恶之，因命划去，而钱文愈明。又谣曰：“风吹杨叶鼓山下，不得钱郎戈不罢。”至是皆验。是行也，金陵归罪于陈觉、冯延鲁，谓其专命而行也。金陵始以觉为东南面招讨使，延鲁为监军，及其败绩，反以专命为罪以赎耻，一何偷哉！为君而偷，复归于下，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夏四月，李儒赞遣弟儒宾来请入觐，从之。五月，我师凯旋，王飨将帅于光册堂，赏赉有差。是月，敕授王诸道兵马都元帅，增食邑五千户，实封五百户，仍改赐资忠纬武恭懿翊戴功臣。是月，楚王希范殂，弟希广嗣。六月乙卯，王薨于咸宁院之西堂，年二十，在位七年。谥曰忠献。八月，敕葬龙山之西原。王英明果断，权变不测。初嗣位，尚少，温柔好礼，恭勤政务，发摘奸伏，人不敢欺。诸校骄恣者能优容之，及被谴，皆不知觉。兵籍使钱丞德家火，俯迹内城，命亲军援之。王登而望，有伺便攘窃者，亟命斩之，众因悉力，火遂灭。淮人之攻闽也，李儒赞来求援，诸将议将不从。王因集而询之，果同其说。王变色曰：“唇亡齿寒，《春秋》明义，吾为天下元帅，执大兵柄，岂不能恤邻难乎？诸将跃马肉食，不能为我身先耶？有异议者，斩！”及大举遣将誓师，辞令明肃，众皆踊跃承命，既而果成大功。开运中，将益车徒，乃下命募军中及民间子弟，而逾时无应者，乃命大纠之令曰：“纠而得之者，粮赐皆蠲半。”翌日，投书者雨集，遂加精训。南方之捷，多其力也。民有献嘉禾者，王问仓吏：“蓄积几何？”对曰：“十年。”王曰：“然则军食足矣，可以宽我民。”乃命复其境内租税三年。

论曰：王岐嶷之姿，虽由天纵，纘嗣之日，方属妙年，帑藏因回禄之初，将校竞陆梁之志，乃能恭勤庶务，绍开霸图，有果断之名，无酣嗜之累，以致兴复宫室，开拓土疆，光有大功，聿修厥德，而享祚非永，孰不哀哉！

忠逊王讳弘侗，文穆王第七子，孝献世子同母弟也。起家内衙指挥使、检校司空。开运元年冬十一月，出为东府安抚使，累授检校太尉，寻拜丞相。开运四年六月丙寅，即位于天册堂。是月，晋主入大梁，改号曰汉。秋七月，闽

帅李儒资来觐。是月庚子，有雉升于天册堂之戟门，旋历廊庑，久而获之。闰七月，王命李儒赞复任无诸，王亲饯于碧波亭。八月，葬忠献王于国城西原。冬十月，今大元帅吴越国王至自丹丘。十二月，李孺斌复贰于我，王命东南面安抚使鲍修让等攻讨，擒而戮之。己酉，传首国城。是月，命丞相吴程知福州威武军事。庚戌，内衙统军使胡进思、指挥使诸温、钭滔等，以内衙兵迁王于义和后院，诸将校率众迎今大元帅即位焉。自忠献王时，诸校骄慢，虽旋加诛殛，而在位者皆优饶遇之。及王纘嗣，性既严急，诛杭越侮法吏三人，而统军使胡进思恃迎立功，干预政事，王恶之，每有僭越，必显责让。进思颇忧惧不自安。属内衙指挥使何承训希旨请诛之，又谋于都监使水丘昭券。昭券以进思党盛难制，请于王，且容之，王犹豫未决。承训惧，以谋告进思，进思遂乱，率亲兵戎服入见。王叱之不退，猝愕入义和院。进思锁其门，矫称王命，告中外曰：“王猝得风疾，传位于某。”因帅诸将迎大元帅于私第，且言于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于帘下，不拜曰：“俟见新君。”时思等亟出褰帘，德昭乃拜进思，称王命承制授元帅。元帅曰：“若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当避贤路。”进思许之，元帅始视事。于是进思杀水丘昭券。时思妻曰：“他人可杀，昭券正人君子也，奈何杀之！”初，逊王将即位，近侍陈禹尝梦以金钭铎承日轮加逊王之顶，而手持二鐙，未几坠地。既而以梦语人，人曰：“汝主将有非常之事，然其二鐙不过二十句耳。”及即位，又以黄金一镒，命近侍袁文昌铸巨钱。文昌意其求讖，且惧不就，乃宿谋于匠者，别铸一以为备。翌日，以所授金铸之，逊王临视，果不就，因潜以宿铸者献。至是皆验其兆。后废王薨，请谥曰忠逊，以王礼葬会稽秦望山之原。

#### ●卷四

##### ○大元帅吴越国王

王名俶，字文德，文穆王第九子也。母吴越国恭懿太夫人吴氏。王以天成四年岁己丑八月二十五日生于功臣堂。天福四年十二月，承制授内衙诸军指挥使、检校司空，忠献王累授王特进、检校太尉。开运四年春三月庚寅，出镇丹丘（即台州也）。下车数月，有僧德韶语王曰：“此地非君为治之所，当归国城，不然将不利矣。”王从其言，即求归。秋九月甲戌，发自丹丘，归觐也。是日大风，东南有云如楼阁之状，识者异之。冬十二月，内衙统军使胡进思、指挥使诸温、钭滔等幽废王于义和后院，乃召诸大校及率中外军庶，奉迎王于南邸。晡时，王见府僚将校于帅府之外帘，谦让者三，诸将校以王素有德望，俯伏称贺。即日，王以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检校太尉、兼侍中莅事于元帅府之南序。

（戊申）乾祐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汉主南郊，大赦改元。是月乙卯，王即

位于天宠堂，赦境内租税，班赉有差。

天宠堂，即忠献王重建，逮于废王，不克迁徙，至是而王临位焉。

自前年季冬浹于正旦，阴晦弥月，是日云初澄霁，中外人情胥悦。壬戌，遣将兵奉废王于衣锦军。丙子，汉主崩，少主承祐即位。二月辛卯，王亲祀五庙。乙未，诛内衙指挥使何承训，惩其反覆，中外大悦。

初，废王将黜胡进思，而承训预其事。议未决，承训反告于进思。及王即位，复请诛进思。王惩其反覆，立命斩之。

三月，敕遣中书舍人张谊来归忠献王赙。丙寅，内衙统军使胡进思请诛废王，王不许，于是进思忧惧而卒。

先是，王遣都头薛温领亲兵保卫废王，且戒之曰：“尔等小心卫护吾兄，若有异事，当死拒之。”至是，进思请诛，不遂，乃诈以王命，令薛温害之。温曰：“仆受命之日，不闻此言，决不敢妄发也。”进思乃夜遣二贼，逾垣而入，欲刺废王。废王阖户大呼，薛温闻之，率众而入。夜二鼓，毙二贼于庭中。至是进思闻二贼死，忧惧，不二日发疽而死。

夏四月，大阅马步。六月朔，日有蚀之。冬十一月，下令以每岁租赋逋滞者悉蠲之，仍岁为著令，百姓歌舞焉。

（己酉）二年春二月，匡武都连名辄举求职，王命斩状首二人，坐黜者二十余人，余宥之。三月，敕授王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浙江东西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吴越国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户，仍赐匡圣广运同德保定功臣。夏四月，太白昼现。是月乙亥，城西上清宫灾。五月，内衙指挥使斜滔以罪黜于处州。六月甲申，日有蚀之。秋七月，朝廷命擒河中府李守贞。

初，守贞之叛，求援金陵，伪齐王景达举兵应之。未几守贞就擒，淮人压境而退。

是月，王命弟弘亿为明州刺史。冬十月，敕遣散骑常侍张煦等持节备礼，册王为吴越国王，仍赐玉册、金印、法物等。

册曰：“惟乾祐二年岁次乙酉十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皇帝若曰：我先帝承有晋崩离之后，丑虏充斥，毒螫中夏。是用顺天致讨，大拯黎元，太阿一挥，胡马宵遁，享万灵于无主，解兆庶之倒悬，较定世勋，以吴越居右。伊朕眇末，虔奉世训，嗣位之始，即畴懋功。前命为元帅，按地图授武节，东南之境得行征伐命，敕为真王，驾大辂，执桓圭，牛斗之乡，尽荒土宇，询于有位，金曰克谐。咨尔匡圣广运同德保定功臣、东南面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浙江东西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营田等使、开府仪同

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吴越国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户钱某，象纬炳灵，公王袭庆，横江负海者三千里，开国承家者六十年。而能望辰极以骏奔，奉天朝之师律，充庭纳贡则外府告盈，下濂宣威则前茅献捷，忠信著于群后，礼让行于一方。故玄冕九章，为王之服，昭其名也；朱轮駟马，为王之驭，昭其器也。而又三吴百越，列土分疆，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恢祖祢之令图，实典礼之钜著，劝夫忠孝，以御邦家。今遣正议大夫、守右散骑常侍、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煦、左补阙崔颂持节备礼，册尔为吴越国王。於戏！品秩甚尊，名数尤重，肃广庭而备物，练吉日以覃恩。尔其正厥位，事大以敬，教民以顺，馭众以恩，神其福之。《礼》曰：‘惟王建国，诸侯所以守旧邦。’《书》曰：‘惟帝念功，王者于是出好爵。’匡我尧绪，永为汉藩，浙江如带，稽山如砺，福禄无穷，贻厥百世。汝往钦哉，对扬我休命！”

是月，内衙指挥使诸温以罪黜于温州。是岁，下令以境内田亩荒废者，纵民耕之，公不加赋。

时王募民垦荒田，勿取其租税，由是境内并无弃田。或有请纠遗丁以增赋，王命杖之国门，民皆大悦。

（庚戌）三年春二月，金陵以伪永安军节度使查文徽取福州，遣剑州刺史陈海、泉州刺史留从效率兵犯我无诸，王命指挥使潘审燔率师御之，遂生擒查文徽及行军判官杨文宪等三十余人，斩首万计。陈海、留从效等走之。

初，福人告查文徽曰：“吴越兵已弃城去，请公为帅。”文徽信之，乃遣陈海率水军下闽江，文徽自以步骑继至城下。闽州刺史吴诚诈遣兵数百出迎文徽，海谏曰：“闽人多诈，未可图也，宜立寨徐徐图之。”文徽曰：“疑则生变，不若乘机据其城。”乃引兵径进。海整众鸣鼓，还于江湄，吴诚与潘审燔等勒兵击贼，大败之，遂执文徽等。士卒战溺死者一万余人，陈海等率亲部而遁。

是月甲午，丞相、中书令、郾国公杜建徽卒。

建徽字延光，新登县人。祖仲明，不仕，累赠水部员外郎。父棱，赞忠去伪功臣、两浙行军司马、镇海军节度副使、常、润二州刺史。初，八都建，棱率乡党以武安为号。时武肃王辅董庶人起石镜镇，旋平（彭城）汉宏，功业浸盛。棱谓诸子曰：“吾每责人，不过十罚则为之伤心，而观钱公，每有斩决，皆谈笑自若。成大事者，是人也，当事之，必贵吾族。”棱遂归于我。光启三年，命征薛朗，平之，遂为常州。寻迁润州。乾宁中，安仁义适东阳，命棱率师讨平之。及武肃王以宣州降卒隶中军，号武勇都，前后左右皆无赖，棱常患之，乃密疏曰：“狼子野心，棱观武勇将士，终非大王所蓄，愿以士人代之

。”武肃王不听。及徐绾叛命，使祭之，旌其先见。徽即棱子也。少强勇，不与诸弟类。尝于山庄构小茆斋，辄私署军州押衙，纪于栋，乡里见焉惊，因闻于棱。棱亦加责，徽对曰：“大丈夫何止一军事押衙耶？”始从军，无事人之志。及棱归武肃王，乃从父命而尽心于我。棱在常州，为淮人所逼，微驰赴父难，不及境而城已拔，徽乃率所部还新登。及棱自淮南归，军中严整无改，棱尤称之。徽累征伐，皆单衣入阵，贼众无不披靡，所至辄立大功，军中谓之虎子。乾宁初，从征董庶人，被射中肩。徽亦能军。开平中，与武肃王弟铎率师救姑苏，与敌遇，因逼河，河梁上断，乃鞭马径渡。及岸马毙，遂瘞之，号曰马冢，至今存焉。徐绾之叛，徽驰自新登，以本部赴难，因命守御。时贼将聚木焚北门，徽使持火钩取其木，先焚之，遂不得聚，贼计遂罢。时有劝王东保会稽，徽按剑曰：“事苟不济，当同死于此。必东渡，亦售命于贼耳。”武肃王纳之。睦州陈询之贰我也，王以徽为询姻娅，颇疑之，乃使马绰伺其意。徽曰：“陈氏负恩背义，自貽覆族之祸，徽既姻娅，义当见疑。然累书以谕之，皇天后土，苟或鉴照，则拔城获书，方明徽心耳。”俄有睦州厅吏来降，持徽所遗书至，武肃王嘉叹久之，赐徽钱一百万。徽兄建思尝谮徽于武肃，言其第中蓄兵仗，将为异图。王使人阅之，徽方食，使者强抵徽卧内，徽但食不顾。使者闻之，武肃王感悟，益加殊待。及构第于城南，王亲与规画。徽性俭率，出入导从，不过数人，凡财物多散乡里亲族。武肃王每会王人，必指之曰：“此杜丞相，今日尘忝多其力也。”忠献王时，其孙昭达为内衙都监使，盛治第宅，强徽观之，曰：“乳臭儿不谙事乃尔。”后昭达果以罪诛。及春秋高，尚能骑射。尝从击毡于广场，兴酣，有宿中箭镞，自臂中飞出，人皆壮之。徽为诗自叙曰：“中剑斫耳缺，被箭射胛过。为将须有胆，有胆即无价。”初，棱将亡，散家财与诸子，惟徽但授一笏。棱曰：“此吾历任所秉者，唯汝能传之。”徽历官自武安都将、国子祭酒，至泾源、昭化等军节度使，累官吴越国丞相兼中书令，封郟国公，皆自国初至忠献王以来奏授也。凡子弟孙侄，多连姻公室，朱紫车马，充溢门庭，有国以来，莫比其盛。卒年八十八，谥曰威烈。

三月，敕授王守尚书令，增食邑二千户，实封五百户。夏四月，王以查文徽等献于五庙，国人之为之耸观。

先是，征伐以来，擒获虽众，而献俘之礼，至是方备。

是月丙午，王亲享五庙。六月，敕授王兄东府安抚使弘僊知福州威胜军事。秋七月戊寅，命弟弘亿为东府安抚使。冬十月，王归查文徽于金陵。十一月朔，日有蚀之。乙酉，汉少主遇弑。是岁，潭帅马希广为其兄希萼所攻杀而自立，臣于金陵，金陵遣将边镐守之，尽迁马氏之族于金陵。是月，汉太后临朝

。 (辛亥) 广顺元年春正月丁卯，周太祖即位，改元大赦。汉太后迁居西宫。三月，敕授王诸道兵马都元帅，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三百户，仍降尚书令册礼。夏四月，王奉废王居东府。

即越州。王筑宫室，治园圃，花卉山石，池塘亭苑，奉废王日娱悦之，岁时供馈甚厚。

夏六月丙午，武胜清海等军节度使王世父元懿薨，以其子仁仿嗣。

元懿字秉徽，武肃王第五子。母李氏。懿有燕颌之相，起家镇海军右直都知兵马使，寻授安国衣锦军防遏指挥使，累授检校兵部尚书。懿性至孝而纯直，其母尝侍武肃王，指令不称旨，被捶，自是成疾。每疾发，侍婢多厌倦，惟懿不离左右，虽粪溷亦亲侍之。常在衣锦城，出游诸野，遇菖蒲花，寻收之新定。一日，闾里间辄数处火起，民颇忧惧。有巫杨韞，因之遂兴妖言曰：“某日某所复当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竞祷之。懿谓左右曰：“火如巫言，巫为火也，宜杀之以息其奸。”于是命斩韞于市，火遂绝。贞明中，自新定判东阳。东阳之南有白砂神，郡人畏而奉之。每岁三月，有大风雨，自白砂起郡城，或言神本海龙，每岁一复东南为怪，坏民庐舍。及懿临郡，梦朱衣言：“白砂王奉启相国，今以他适，将由郡城，且虑惊骇，已由南山而去。”翌日，风雨果如之，人皆异之。颇喜宴游雕饰之事。文穆王袭国，礼敬尤笃。懿每饮酒，及其半而倾于地。文穆王因宴，乃致钗钿于懿前，意诫其事，懿自是遂改。累奏授宾、睦二州刺史、清海武胜等军节度使、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金华郡王，终年六十六，谥曰宣惠。在郡三十年。初，懿之为新定，有卜士方氏，时人号为龟精，常数卜以贻懿曰：“太乙接大河，金华宝贝多，郡侯六十六，别处不经过。”至是果如其言。

是月，命复王从兄仁俊官爵。

(壬子) 二年春二月，制授王天下兵马元帅，增食邑二千户，实封五百户，改赐推诚保德安邦致理忠正功臣。夏四月朔，日有蚀之。敕衢州刺史王叔元瓚知福州威胜军事，王弟弘偓为衢州刺史。六月乙未，王妣吴越国顺德太夫人吴氏薨。

夫人钱塘人，讳汉月，中直指挥使珂女也。幼而婉淑，奉文穆王，恭穆夫人尤宠爱之。夫人善胡琴，性慈惠而节俭，颇尚黄老，学居常被道士服，余皆布练而已。每闻王决断政事，有及重刑者，夫人常频蹙，以仁恕为言。诸吴将有迁授，皆峻阻之。及其入对，多加训励，有过失必面责之，故诸吴终夫人之世，不甚骄恣。敕封吴越国顺德夫人，薨年四十，谥曰恭懿。

秋八月丁酉，敕葬恭懿夫人于钱塘慈云岭之西原。九月甲寅朔，丞相裴坚

卒。

坚字廷实，吴兴人。父光庭，累官至中书令。有术士景岁能言休咎，以纸大书台字，以贻光庭。不旬日，果贬台州刺史，大有政声。坚幼明敏，善属文，及长，有知人之鉴。事吴越国，有善政，条教有方，累官礼部尚书、中书令，拜吴越国丞相。终年五十六，谥曰文宪。

冬十月，朗州指挥使（彭城）言（姓犯武肃王讳改彭城）举兵逐边镐，克复湖南，献捷于朝廷，朝廷以为武平节度制置武安等军事，因迁湖南节制府于朗州。

（癸丑）三年春二月，湖州所隶建州降卒郑怀嵩等十一人，以刺史散香于资福寺，遂率其党二百余人作乱，即日尽诛之。三月，敕授王起复镇东大将军、左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王以兄弘儂为温州刺史。夏四月，建报恩元教寺于城北，荐王妣也。王亲阅内外诸军，非骁勇者咸停放之。冬十月，大阅马步军艘舳于碧波亭。十一月，命弟弘仰为台州刺史。十二月，湖南王逵举兵，执朗州（彭城）言囚之，朝廷寻授王逵湖南节制。是岁，东阳有大象自南方来，陷陂湖而获之。境内大旱，边民有鬻男女者，命出粟帛赎之，归其父母，仍命所在开仓赈恤。

（甲寅）显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周主祀园丘，改元。是月，周太祖崩，晋王即位，是为世宗。夏五月辛巳，王命铸王妣恭懿太夫人铜容二，致于奉国、金地二尼寺。秋七月，敕遣使加授王天下兵马都元帅，仍赐金印。冬十一月，敕遣进奏使章思忠归谕机事，航舰不利，思忠溺焉。是月，北汉主殂，子钧立。

（乙卯）二年春二月朔，日有蚀之。三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夏四月庚子，王亲祀五庙。秋七月庚午，有虹入天长楼（楼在内城之东），王避寝于思政堂。九月，王复于天宠堂。闰月丁酉，世子惟睿生。冬十月乙丑朔，敕遣司空李谷率师伐金陵。十二月，王遣使入贡。敕王出兵会击金陵。是月，王师渡淮。

（丙辰）三年春正月，车驾东征，诏王以国兵分路进讨。是月，南击场门楼火。金陵李璟僭称唐皇帝，致书于京师，仍令伪皇太弟璲致书于统师李谷，又遣伪宰相孙盛等入贡。二月，王师入淮南，静海军制置使姚彦洪率家属、军士、户口等万余人奔于我。是月，王命丞相吴程、前衢州刺史鲍修让等攻毗陵，命都指挥使路彦铎等伐宣城，命都指挥使罗晟等督水师，次于江阴，应王师也。既而敕遣殿直薛有光来宣谕，仍赐沿身衣冠法物。三月，我师克常州，生擒刺史赵泽、偏将诸承、向重霸等一百余人，遂班师。

时营田副使陈满言于丞相吴程曰：“周师南征，举国惊扰，常州无备，易



取也。”吴程如其言，请于王，从之。丞相元德昭上曰：“唐大国，未可轻举也。若我入唐而周师不至，能无虑乎？”吴程固争，王遂命程取常州。

是月，金陵遣其伪燕王弘冀复据淮南，王命从弟苏州刺史文奉为应援都统使，屯于本州备征发。夏五月乙酉，建州刺史陈诲以小船沿溪而下，福州指挥使马进姚章等执于贼，未几诲亦宵遁。是月，车驾还京师。六月，王命兄仁俊知福州彰武军事（周改威武军为彰武军，史失书）。秋九月癸卯，王亲阅兵于龙山教场。冬十月，车驾亲征寿春。是岁始括境内民丁，益师旅也。

（丁巳）四年春正月，始议铸钱。三月，王师大败淮人于寿春。夏四月，宣谕使薛有光航海归于京师。是月，车驾还京师。秋七月庚子，王命弟弘信为衢州刺史。八月，敕遣谏议大夫尹日就至，赐王生辰御服红袍二副。冬十一月，车驾复东征。是月，泉州刺史留从效请修贡于京师，附我以闻，诏从之。

（戊午）五年春正月丁未，前衢州刺史王弟弘偓卒。

偓字赞尧，文穆王第十二子也。母陈氏。偓性仁慈，事母以恭俭闻。及为郡，时岁旱，部民将逐食于他郡，民不忍别，偓俱诣郡厅，告白而去，偓为之流涕。其为政宽恕厚重，王加友爱尤笃。及卒，中外无不叹惜。终年二十五。

二月丁卯，王师复维扬，敕遣殿直赵诲来宣谕，仍出艘舳于瓜步、迎銮、长风涉等处。王师欲济江，乃命上直都指挥使邵可迁、路彦铕等，帅舰四百艘、水师二万以会之。江北诸郡悉平。三月，王不康。丙午，敕命翰林学士都承旨陶谷、司天监赵修已赐王羊马橐驼。每岁班赐，自此始也。是月，金陵李璟复称江南国主，遣伪临汝郡公徐辽、宰相冯延巳奉表称臣于行在，五师乃罢。

初，金陵之将内附也，王亦飞书以谕之。既而附我以诚款闻，诏从之。

夏四月辛酉，城南火延于内城，王出居都城驿。诘旦，烟焰未息，将焚镇国仓，王亲率左右至瑞石山，命酒以祝之曰：“不谷不德，天降之灾，宫室已矣，而仓廩储积，盖师旅之备，实所痛惜！若尽焚之，民命安仰，天其鉴之。”乃命从官伐林木以绝其势，火遂灭。即日，王见丞相以下，罪己之暇，且曰：“吾旬月所苦尤至，而灾衅之余，遂觉康裕。”中外闻之顿安。丁卯，王命弟弘仪复为东府安抚使。是月，敕遣天下都军头周广来宣谕，仍赐邵可迁以下及将士衣服有差。五月辛巳朔，日有蚀之。唐主去帝号，奉周正朔。六月戊寅，前台州刺史王弟弘仰卒。

仰，文穆王第十三子也。母周氏。仰善骑射，通儒术，能书写。及为郡，吏民畏服。性虽严急，而政事宽简。终年二十四，谥曰成显。

秋八月，敕遣阁门使曹彬赐工兵甲旗帜等。冬十月乙巳，王迁于思政堂。是月，南汉主殂，子鋹嗣。

（己未）六年春二月甲申，王遣丞相元德昭、宁国军节度使吴延福入贡京

师。夏四月，车驾亲征幽并。是月，敕升湖州为宣德军，授王兄弘偁特进、检校太尉，充本军节度使。五月，荧惑犯心。六月癸巳，周世宗崩，少主即位。秋八月，敕加王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仍改赐崇仁昭德宣忠保庆扶天翊亮功臣，又敕王元妃孙氏为吴越国贤德夫人，王世子惟浚为镇海镇东等军节度副使、检校太保。冬十月，王重建功臣堂。

（庚申）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巳，今大宋皇帝受禅，大赦改元，封周少主为梁王，敕遣使来宣谕。二月，王但用今名，避庙讳也。三月甲寅，大庆堂成，王旧邸也。

堂宽高广大，凡一百间，命勒碑文以纪其事。

夏四月，敕授王兵马大元帅，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五百户。五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叛。丁巳，车驾亲征。六月甲午，敕加吴越国贤德夫人为贤德顺睦夫人，又授两军节度副使王世子惟浚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充节度使。是月，敕升明州为奉国军，授王弟弘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充本军节度使。秋七月庚子，潞州平。敕遣通事舍人武怀节来宣谕。九月甲寅，扬州节度使李重进叛，车驾东征。是月，王遣上直指挥使孙承佑率师至润，以回应之。庚申，王以宁国军节度使王舅吴延福等有罪，并除名配外郡。

延福等兄弟五人俱有异图，左右将校劝王诛之。王曰：“吾以先太夫人同气之故，安忍置之于法？”言讫，遂呜咽垂涕，众皆称贺。于是黜延福等于外郡，以全吴氏之族。

冬十一月丁未，扬州平，敕遣通事舍人王继筠、丁德裕来宣谕，仍赐国信。庚申，敕遣西上阁门副使武怀节来宣谕。甲子，王命衢州刺皮从弟弘信入贡。

自太祖革命，王有贡奉，即加常数，太祖礼之，亦异于常。

十二月戊辰，车驾还京。是月，王迁于功臣堂。

（辛酉）二年春二月，江南国主李璟迁国于豫章。三月，敕遣使丁德裕送王弟弘信回，仍赐王战马二百匹、羊五百口、驼二十头。夏六月甲寅，豫章李璟殂，子煜嗣位于金陵。秋七月丁亥，昭宪王太后崩，遣使来宣告。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王命取龙湫于天台山以祈雨。九月，始榷酤。冬十二月，王命弟弘信复为衢州刺史。

（壬戌）三年春二月，敕遣右殿直王著来宣谕，仍赐国信。夏五月，东阳、信安、新定三郡民灾。戊辰，王遣使赈恤。秋七月壬戌，大风拔木。八月庚寅，泉州留从效为大将张汉思所弑，汉思自称权知清源军事。九月庚戌夜，所在地地震响如雷。冬十月庚寅，敕遣上殿直景德伦授两镇节度王世子惟浚为邕州建武军节度使。庚子，敕遣西上阁门副使武怀节至，以泉州张汉思不禀朝命

，俾王责之。翌日，王遣使往责之，汉思遂从命焉。

（癸亥）四年春三月朔，日有蚀之。是月，王师尽取荆湘之地。初，番禺衡州刺史张文表侵湖南，朝廷援之，遂执文表。及班师，因取二地。荆帅高继冲、潭帅周保权并入于京师。

夏四月丁未，泉州张汉思为四门指挥使陈洪进所幽，洪进归命于王，请命于朝，遂授洪进平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秋九月丁巳，重建天宠堂。壬申，大阅艘舫于西湖，赐内外将校服带有差。冬十月甲申，获巨鱼于江壖，长九丈六尺。十一月甲子，太祖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王命侄昱入贡，敕遣引进使丁德裕来宣谕，仍加王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改赐承家保国宣德守道忠贞恭顺功臣，又加建武军节度使王世子惟浚检校太尉。十二月，孝明皇后崩，敕遣使来宣告。是月，命侄郁为秀州刺史。

（甲子）乾德二年春正月戊寅朔，大雨震电。二月戊申朔，日有蚀之。三月，制王落起复天下兵马都元帅，加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四月，重建城南宝塔寺成，铸武肃王、文穆王、忠献王铜容供于寺。秋八月庚申，王驾复天宠堂，谓丞相以下曰：“顷以寡德，遂貽灾衅，曾未十年，中外如斯，实宗庙之休，公等之力。然作之者劳，吾不敢忘，更赖公等以辅不逮。”丞相以下咸称大庆。冬十一月，王师伐蜀，王乃命亲从都指挥使行军司马孙承祐等率师会焉。

（乙丑）三年春正月乙酉，西川平，蜀主孟昶入于京师。二月壬寅朔，日有蚀之。乙丑，王命侄台州刺史昱入贺。秋七月，有虎出于龙山，凡伤数十人，捕之逾旬而获。八月癸卯，重建宝塔寺于城北。是月，敕遣通事舍人张延通来宣谕，仍赐生辰礼物。甲寅，丞相吴程卒。

程字正臣，山阴人。祖可信，定州虞唐县令。父蜕，大顺中登进士，解褐镇东军节度掌书记、右拾遗，累官礼部尚书。程起家校书郎。武肃王承制，累授检校户部员外郎，借绯。长兴初，王女将选婚于士族，乃以孟粲、于葆暨程等三人见于王庭。武肃王熟视程，乃选之，承制迁金部郎中，借金紫。以程有吏术，因命提举诸司公事。文穆王袭国，奏授程为职方郎中、观察支使、节度判官。天福中，文穆王子僊遥典睦州，命程知州事。忠献王时，以程判西府院事，寻拜丞相。福州李儒赆伏诛，授程威武军节度使。乾祐三年，淮人侵福州，程授诸军节度，获其将查文徽。初，淮人薄闽城，授甲于将卒，而将卒充溢庭庑，纷然不可遏。程因登槛瞋目叱之，众皆股栗，自是军政严肃。程始在东越，以父荫不事苦学。有谓程曰：“观子骨法与群儒类，但恨他日登将相，不长谈论耳。”程遂勤学。文穆王时，有西府院官滕携尝梦程化为赤龙，望南方而去。携因语其梦于人曰：“吴氏子非我所测也。”及为福州，始验其兆。寻

以国用繁广，乃命程兼掌屯田榷酤事。乾德初，程梦一羽人为布策于前，计字之算而所遗者三，果三载而卒，年七十三。谥曰忠烈。

冬十一月，王命从叔前知福州彰武军事元瓚为睦州刺史，侄昱为台州刺史。

（丙寅）四年春二月乙亥，宣德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兄弘偁卒。

偁字惠达，文穆王第八子也。母陈氏。起家内衙诸军都知兵马使、检校司空。年十八，出为湖州刺史。有妖巫登衙门大树，恣为鬼神语，州人皆惊畏。偁曰：“妖由人兴。”乃命注弩而射之，巫果请命，因鞭之，州人咸服。偁明吏术，能为诗，颇有奇句。王嗣位，恭敬尤笃。显德中，王城灾，悉以器用服玩上之，累奏授特进、检校太尉、宣德军节度使。建隆初，敕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终年三十八，谥曰恭义。先是，大星陨于西北，月余而偁终焉。

夏五月丙戌，王从兄婺州刺史仁仿卒。六月，敕授王子内衙都指挥使惟治为容州宁远军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九月壬寅，王避正寝于功臣堂，计都入须女也。癸卯，王兄知福州彰武军事弘僎卒。

僎字智仁，文穆王第二子也。本名弘偁。起家上直副兵马使、检校尚书右仆射，二十余年为东府安抚使。洞晓政术，吏不敢欺。文穆王嘉之，赐金酒器一副。因命兼领新定。性简俭，善骑射，能书有文而自晦。福州初归我，将校有仇憾者，率多相诬，谓左右曰：“人各有憾，一启之，诬构交生，人相疑惧，岂国家推心怀远之道也！”因悉不问，闽人莫不感悦。寻镇永嘉，愈事清率，所蓄声伎悉放之，每食不过鲍鱼、菘菜而已。显德中，尝因入觐，温人谓其将代，乃卧辙阻之。僎乃复伺夜出，人皆宿于城门。诘旦，侍妾以篮辇先出，众疑僎在其中，遽拥而回。官吏具闻，王命示归期，人始从焉。温人旧苦徭役，僎乃置簿书以均之，民感其惠，多为僎醮本命。又俗尚淫祀，僎皆锁其祠宇器玩，以充公用。及移镇无诸，温人有携家以从者，谓之随使百姓。僎出城日，皆行啼巷哭曰：“愿公早回。”至是以神柩由温江归会稽，三郡之民为之号踊。凡两镇无诸、会稽，一镇永嘉，通任二十余年，承制累授检校太尉，拜丞相。终年五十有四，谥节惠。

冬十一月甲寅，命王弟信知婺州武胜军事。

（丁卯）五年春二月丁卯，除睦州刺史元瓚知福州彰武军事。戊辰，王弟奉国军节度使亿卒。

亿字延世，文穆第十子。母沈氏初孕，文穆王梦僧入寝帐。及生，故字曰和尚。起家内衙诸军左右都虞侯检校左仆射。性俊拔，善属文。年二十一，出为明州刺史，颇著善政。凡科率旧制，除出之。显德中，王命括民丁，将益军旅，州县长吏因之，多所残弊。亿乃手疏之，辞理切直，王感悟，遂寝其事。

王尝与丞相以下论及时务，且言民之劳逸，率由时君奢俭，因为诗二章，以言节俭之志，命亿应和。亿以北方侯伯多献淫巧，乃因诗以风刺，王嘉叹久之，仍赐诗以美其意。亿尝以息女许王舅吴氏子，而诸吴骄恣日益，遂怒之，自是不通，时人称其强正。建隆初，奏授明州奉国军节度使、检校太保。末年梦金甲神告其终期，因会宾客饮酒，与之诀。寝疾三日而终，年三十九，谥曰康宪。

壬申，敕祀禹祠于东府。己卯，王从兄温州刺史仁俊卒。三月，五星聚奎。如连珠在降娄之次，太平之兆也。

是月，建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王子惟浚入贡而还，赏赐吴越国贤德顺夫人珠翠冠帔等。夏四月辛巳，命王子宁远军节度使惟治兼判奉国军事。秋七月辛亥，敕授王弟仪依前镇东安抚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冬十月，王遣元帅府掌书记黄夷简入贡。是月，敕遣使至，赐王生辰礼物。十一月辛酉，大阅于教场，仍宴将帅。

（戊辰）六年春三月乙酉，丞相元德昭卒。

德昭字明远，抚州南城县人。父仔倡，任新、抚、饶、信四州刺史、淮南节度使、检校太傅。仔倡之在信州也，颇倾心于我。属衢、睦作叛，亦有犄角之力。及为淮人所攻，其下内叛，遂奔于我。武肃王礼以宾席，恶其本姓危氏，乃更曰元，因为钱塘郡。德昭起家镇东军节度巡官、钱塘县令，累授睦州军事判官、知台州新亭监。始在信州，仔倡使日者视诸子。日者指德昭曰：“独此子非武官。”及学文，其师授以文体。文穆袭国，命林鼎为丞相，曰：“元德昭有辅翌之才，吾子孙无所忧矣。”连掌文翰。忠献王时，南闽用师，凡兵机细务，悉以委之。寻拜丞相。王即位，礼遇弥至。德昭厚重多谋，临事而不挠，每属严警，议者盈庭，德昭至，则他论皆息。军中有不议理者，德昭以事谕之，无不听服。性嗜酒，虽沉醉，无所怠事。晚年衰耗，王见之，谓左右曰：“吾向见德昭容色衰倦，必一旦不讳，人谁辅我？”因泣下。德昭理家以孝友闻，每时序置酒，环列几席者凡四代。尝为诗云：“满堂罗绮兼朱紫，四代儿孙奉老翁。”及寝疾，自为埋文，治后事。终年七十有八，中外无不叹息，谥曰贞正。

乙巳，建奉先寺于城西，荐文考也。夏六月戊午，苏州长洲县民王安妻产三子。秋七月，北汉主殂，养子继恩嗣。九月，北汉将侯霸荣弑其主，而以继元嗣。壬辰，福州彰武军事元琐卒。

瓚少强直，好诗学武。及长，从征有功，屡授是任。凡在麾下，畏服严明，无有敢犯者。处兄弟不疑，侍文穆及王尽臣礼，以此上下和睦。卒年六十有七。

是月，敕遣使赐王生辰礼物。冬十月辛酉，命世子建武军节度两军副大使惟浚、两浙行军司马孙承祐入贡，助郊祭也。十一月癸卯，皇帝南郊，大赦，改元开宝。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蚀之。

大宋嘉祐元年丙申岁正月七日，四代孙朝奉郎、守尚书刑部郎中、集贤殿修撰、知梓州军州事兼管内桥道使提举戎泸等七州贼盗甲兵专勾当纳溪夷人公事、上护军、赐紫金鱼袋钱中孚写。

大宋绍兴二年壬子岁六月二十七日，七代孙迪功郎、前河南府仪曹椽钱涣，伏睹曾祖修撰所传《吴越备史》于蔡子发家，遂取而归，复藏吾家焉。在临安府宝莲山寺题。

### ●补遗

旧本《备史》皆止于戊辰年，而忠懿之事未终。此卷不知作自何人，盖参本传及《秦王贡奉录》、《家王故事》为之，或以合于《备史》，今厘正之。

开宝二年春正月，制加王食邑三千户、实封六百户。是月，辽主明宸嗣位。秋八月，敕遣使至，赐王生辰礼物，并御衣红袍一副、金锁甲一副，及驼马一百头。三年春正月，王亲飨五庙。秋九月，王遣子惟浚入贡。是月，诏王出师伐富州。王将起师，寻以路远，诏止之。四年秋九月，敕遣使赐王生辰礼物、衣冠、剑佩等。冬十一月，皇帝南郊，制加王食邑二千户，实封六百户，仍改赐开吴镇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五年春三月，建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王世子惟浚贡奉归，赍赐吴越国贤德顺睦夫人珠翠冠帔各一副。秋九月，王遣元帅府掌书记黄夷简入贡。太祖谓夷简曰：“汝归语元帅，当训练兵甲，江南倔强不朝，我将讨之，元帅当助我，无信人言唇亡齿寒。”王密表谢，且请师期。冬十月，王亲飨五庙，复谒宝塔寺，拜先王铜容。六年秋八月，敕遣使赐王玉带一条、御衣一袭及生辰礼物。冬十一月二日，大雪，雪气如烟。七年夏五月，敕遣进奏使钱文贄赐王袭衣、玉带、玉鞍勒马各一事，金器二百两、银器三千两、锦绣一千段。秋七月，敕诏王取常州。

诏曰：“敕钱俶：朕统御万邦，抚临光庶，推至诚而待物，期率土以归心。布惠行仁，是予本志；兴师动众，非我愿为。惟彼江南，言修臣礼，久被抚绥之化，颇倾依附之心，贡封章则惟见恭勤，修外貌则多从减降，既云事大，每欲包荒，甘言尝信其赤心，内稔岂疑其奸计。而又叠倾诚款，愿降册封，既礼分之未亏，故我心之无间。使人频至，词旨愈专。是以特降近臣，俾其略来赴阙，颁宣优厚，恩礼殊隆。何期终日包藏，一旦彰露，不惟多方托故，恳避来朝，而乃修葺城池，选练军旅，教习战阵，抽点乡兵，为捍拒之谋，作攻守之备。朝廷养寇垂二十年，心狠貌恭，突然自败，向展为臣之礼，适滋观衅之方，每云倾输，动彰狡诈。既行问罪，须至兴师。今者禁卫出军，云

台选将，克期攻取，直抵升州。卿任重统戎，心专荡寇，况早者曾披章奏，具述事宜，今验奸凶，果符陈请，闻兹讨伐，必罄忠廑。今候丁德裕到彼住三五日，可部领兵士起发，且往攻取常州。毗倚之怀，寤寐无已，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是月，王密遣行军司马孙承祐入奏机事。九月，孙承祐自京赍密诏回，师期定矣。王即日命境内训练士卒，拣阅兵甲。是月，敕遣内客省使丁德裕赐王生辰礼物。冬十月，敕授王东南面招讨制置使，仍赐御剑一口、御甲一副、金鞍御马一匹，仍命丁德裕为行营兵马都监，又以云骑雄捷等指挥步兵凡千人，辅王进攻常州。是月庚申，王亲率镇国、镇武亲从上直等都指挥使王谔等五万余人，发自国城，丁德裕为先锋使。是日，天气晴和，风色便顺。癸亥，次嘉禾，有气黑色，形如覆舟，当行府之上。占者曰：“王气也。”丙寅，王率诸军入毗陵，前锋所至，贼望风而遁。有获巨龟于旌门之下，占者曰：“玄武之应也。”戊辰，王次毗陵，遂克关城。常人以牙城自守，王命营于九仞墩，命亲从指挥使凌超等分营四门，命镇国都指挥使王谔攻江阴，镇武都指挥使金彦滔攻宜兴，并率水舰，由吴兴出太湖而进。十一月，诏遣弓箭库使王文宝来宣谕，仍赐汤药，以金盒盛封。至是月，王迁行府于贼城南门。金彦滔克宜兴，获其令尉等官士卒凡二百五十人，马八十匹，王即命金彦滔献于京师。十二月癸亥，王亲率军将攻拔城寨，杀贼军二千余人，生擒六百余人。辛未，又败贼万余人城北，金陵大将卢绛宵遁。先是，城中既危，金陵遣大将卢绛率万人来救，至是败之，绛仅以身免。

翌日，王命钤辖使沈承礼等并告于京师。八年春二月，诏遣内直使陈理来宣谕，仍以戎服五万副赐王军卒，又赐王将帅服带器帛有差。是月，王亲率大军，攻其垒不克。夏四月，我师复大攻城垒。时伪知常州军州事禹万诚遣观察推官郑简降款于军门，且请命焉。王从其请，禹万诚等诣行府待罪，王赐以衣冠器币等，悉送于京师以请命，又命羊酒置其家以安慰之。江阴、宁远等军、沿江石桥等寨军兵来降，王悉宥之。是月，敕遣使来宣谕，授王守太师，加食邑六千户，实封九百户，仍赐汤药及沿身法物等。五月，诏客省使丁德裕权知常州，仍又遣敕上侍禁李辉赐王袭衣玉带、玉鞍勒马各一事，金器二千两、银器一万两、锦彩一万段，诏王归国。是月，王遣两浙诸军都钤辖使沈承礼等率兵，会王师于金陵。先是，毗陵降人凡二千余口，至是悉分还本郡，仍表奏之，诏书褒焉。冬十一月，我师克金陵，伪主李煜出降。是日冬至，军中皆会饮。承礼谓诸将士曰：“城中以我节序必有宴享，备我怠矣，宜出其不意以图之。”乃召敢死士十人，以火攻其城，陷其东门。士皆贾勇，攀垒而上，王师睹之，亦攻其南。煜危迫，遂出降焉。

是月，王乃表贺之，复遣大将孙承祐上表请入觐。十二月，王克金陵有功，敕遣东头供奉官徐靖赉赐王彩锦八对、御衣一副、金盃一顶、金甲一副、御酒一百瓶、驼马三百匹，仍赐御札一通褒焉。又赐王麾下孙承祐为平江军节度使，沈承礼为宁海军节度使，又赐为防御使者三人，为刺史者六人，赏克金陵之功也。是月，诏许王入觐焉。

敕钱俶：省所差镇东军支使王通今月二十八日走马到阙，奏今月十五日伪命知常州禹万诚等归附，已安抚城中，事具悉。卿位高王霸，天付将才，门专卫社之勋，世著勤王之节。一昨亲提锐旅，取彼坚城，势孤而既绝援兵，力尽而遂输降款，遽历寒暄之候，遂成克复之功，永增史册之光辉，实协君亲之任委。甚为嘉赏，不舍寐兴，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九年春正月庚申，王发自国城。先是，太祖皇帝因王入觐，敕遣供奉官张福贵、淮南转运使刘德言开古河一道，自瓜洲口至润州江口，达龙舟堰，以待王舟楫。其堰遂名曰大通堰。又于京城之南敕建大第，连亘数坊，栋宇宏丽，储什物供帐之类，皆御王者，赐名曰礼贤宅，以俟王驻节焉。

二月辛丑，王次宝应。敕遣引进使翟守素至，赐王汤药，以金盒盛之，又赐金鞍辔马二匹，仍押御厨仪鸾翰林皆至焉。甲辰，王次泗州。敕遣内臣至，赐马三百匹、驼一百头，以载行李。辛亥，又遣内司宾泊内臣至，赐王夫人孙氏汤药二金盒、法酒五十瓶、茶果五十盒。是日，次近畿，皇帝诏山南东道节度使、兴元尹皇子秦王德昭迎劳，仍赐法酒一百瓶、果子一百盒。翌日，王至京师。诏兴元尹赐宴于迎春苑，寻诏王居礼贤宅。王未至前数日，太祖幸其宅，躬自阅视，其恩礼如此。戊午，王朝见于崇德殿，进《贺平江南》及《允朝觐表》，贡奉犀玉带及宝玉金器五千余事，上酒一千瓶，遂赐宴于长春殿。中席就幄，次赐黄金照匣、黄金钗钿及瓶盘等，皆御物也。己未，王进谢，诏宴于后苑。丙寅，驾幸礼贤宅，赐金二千两、银三万两、绢二万匹，又赐王世子建武军节度使惟浚及陪臣通儒学士崔仁冀等绢帛有差。是日，王遣世子又进通犀带二条、金玉宝器五千事。三月，制赐王剑履上殿，诏书不名，进封王夫人孙氏为吴越国王妃，封王女为彭城郡君，仍诏内臣赐王妃汤药、法酒、茶果等五百余事。翌日，宰臣上言：“异姓诸侯王，无封妻为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盖旌忠贤，何必古也。”时又诏王宴于苑中，独太宗、秦王侍坐。酒酣，上命王与太宗、秦王叙昆仲之礼，王叩头陈让再四。翌日，太祖将幸洛阳，诏王归国。王恳请随驾，诏不许，惟留王子惟浚从行。是月，王奉辞诏，遣赐金器二千两、银器一万两、银三万两、对衣玉束带、玉鞍辔御马一匹、细马五匹、绫罗锦缎共八万匹、戎装器八百事、散马一百匹、衙坠腰带络缝衫等二千事，又赐王麾下将帅等官钱帛有差。太祖谓王曰：“南北风土，炎暑



不同，宜加调护，卿可早归。”又亲赐密封包袱一封，谓曰：“卿至途中，宜密视之。”王涕泣进言，愿三岁一朝，上曰：“川陆迂远，当俟我诏旨即来。”次日，王妃入辞中宫，赐金器三百两、衣著二千匹、银二千两。是月甲戌，王离京师，诏秦王赐宴于迎春苑。敕遣引进使翟守素押翰林御厨仪鸾，送至睢阳。次日，又遣入内小底乘驿至，赐王汤药二金盒，王妃荡药一金盒。戊子，王在舟中，再拜密开所赐黄袱，视之，皆群臣乞留王章疏也。

王既入朝，文武群臣屡上疏乞留王。太祖知王忠厚谨慎，固不允。及王起行时，密以赐焉。

夏四月丙辰，王至国城。丙寅，王命子惟治诣阙谢恩。即日王视事，移座于东偏，谓左右曰：“西北者神京所在，天威不违颜咫尺，某岂敢宁居乎！”五月，太祖郊毕，制加王食邑三千户，实封一千户。秋八月，敕遣进奏使汪知杲至，赐国信及生辰礼物。冬十月，太祖宴驾，太宗即位，大赦，改元太平兴国，敕诏以封命谕王。以廷美为开封尹，封秦王德昭为永兴节度，封武功郡王德芳为兴元尹。

又敕遣侍御史雷德骧来告哀。王率府僚将校等发哀，王二日不食，十一日不视事。十一月，王遣元帅府衙内都指挥使王子惟演赍通天犀带一条、金器五百事、玳瑁器五百事、涂金银香龙等巨万，诣阙以为贺。是月，敕遣枢密都承旨武珍制加王食邑五千户，实封一千户，仍赐龟鱼宝带袈衣等。是月，吴越国王妃孙氏薨。太平兴国二年春二月，敕遣给事中程羽来，归王妃之赙，谥王妃曰□□。夏五月，王下令以文轨大同，封疆无患，几百御敌之制，悉命除之。境内诸州城，有白露屋及防城物，亦令彻去之。秋八月，诏遣翰林学士都承旨李赐王生辰礼物。是月，王遣两军节度使世子惟浚入朝，修觐礼也。三年春二月六日，王发国城。三月二日，次扬州。敕遣阁门使梁迥、内班阎承翰来，赐王汤药茶酒，及押诸司官迎接。七日，次洪泽驿。敕遣供奉官李思彦至，赐王汤药一金盒、玉鞍辔马一匹、散马三十匹、玳瑁绒毛暖衣等物，及赐从行将校有差。十五日，王次宿州。又遣入内小底副行首蔡守恩赍诏至，仍赐王龙茶三斤，以金盒盛之，御酒二十瓶，荔枝、鹅梨、石榴共六百颗，以银装笼子盛封。十七日，王次永城。时太宗敕遣王世子两军节度使惟浚迎候，以内班李神佑领翰林仪鸾御厨诸司，随世子至，赐御筵一席。是日，王遣平江节度使孙承祐自京至传宣抚问。二更，阁门使梁迥又至，复传宣抚问。二十四日，王至京师，敕诏皇太弟开封尹廷美赐宴于迎春苑，仍遣赐王对衣八事、玉排方腰带、金器一千两、银器一万、细衣三千匹、玉鞍辔马一匹。是日，王安居于礼贤宅。二十六日，朝见于崇德殿，谢恩及谢差亲王迎接。赐宴于长春殿。王进上法酒五百瓶、金银器物三千两、绫锦一万、龙凤香等二万事。翌日，遣使赐王生料

羊二百口、法酒三百瓶、粳米二百石、杂买钱一万缗、草料柴炭称是。又赐从行将校等官钱三万缗。二十九日，遣内司宾来赐果子三十盒、法酒一百瓶、蒸羊食物等十匮。三十日，诏王宴于后苑。王复进宝玉金银酒器等三千两、通犀带一条、龙凤电鱼带六事。时太宗命射，每中的者即进金银器三百两，太宗中的者六。夏四月八日，诏王宴于崇德殿。二十三日，宴王于后苑。二十六日，诏王宴于南郊御庄，王又上酒器金银器皿等共二千余两。王酒酣，至暮而归第。次日，遣内司宾赐王御衣红袍一副、彩衣六事、宝带一条、金酒器三千两、细马四匹、御马一匹、仪鸾一副。是日，王进拜表谢恩，仍请以吴越封疆归于有司，优诏不允。

表略曰：“伏有恳诚，贮于肺腑，幸因入覲，辄敢上言，益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时之从欲。臣近蒙赐以剑履上殿，诏书不名，仍以本道召募卒徒，尝营戈甲，特建国王之号，并增师律之严。皆所以假其宠名，诤其邻敌。方今幅员无外，名数洞分，岂可冒居，自罹公议，合从省罢，以正等威。除本道军甲器已曾奏纳外，所有封吴越国王及天下兵马大元帅职名，并乞解罢。凡颁诏命，悉愿名呼。庶圣朝无虚授之恩，微臣免速亡之祸。”

五月三日，遣内使赐王汤药四金盒、金器二百两、银三千两。次日，王再上言请之。

略曰：“臣庆遇承平之运，远修肆覲之仪，宸眷弥隆，宠章皆极。斗筲之量，实觉满盈；丹赤之诚，辄兹披露。臣伏念祖世以来，亲提义旅，尊戴中京，略有两浙之土田，讨平四方之僭逆。此际盖隔朝天之路，莫谐请吏之心。然而禀号令于阙庭，保封疆于边徼，家世承袭，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诸夏，凡在幅员之内，悉归舆地之图。臣一邦僻在江表，职贡虽陈于外府，版图未归于有司。尚令吴越之民，犹隔陶唐之化，太阳委照，不及家，春雷发声，尚为袭俗，则臣颁谕有司收其土地实使之然也，罪莫大焉，不胜战栗。愿以所部十三州献于陛下，颁谕有司收其土地。闾里名数，别具条析以闻。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倾向，特降明诏，允兹至诚。谨奏。”

是月六日，乃下诏从之。

诏曰：“卿世济忠贞，志遵宪度，承百年之堂构，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临，来修覲礼，睹文物之全盛，嘉书轨之混同，愿亲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楼櫓，既悉上于有司；山川田土，又尽献于天府。举宗效顺，前代所无，书之简编，永彰忠烈。所请宜依。”

于是所部州十三、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七千、兵一十一万五千，暨民籍仓库，尽献于朝，帝御崇元殿受之。

是月，王麾下将佐军校闻之，皆恸哭曰：“吾王不归矣。”敕升扬州为淮海国，制王依前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改封王为淮海国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户，仍充天下兵马大元帅，仍改赐宁淮镇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以王弟弘仪、弘信并为观察使；以王子惟浚、惟治并为节度使。十三日，赐王淮海国王金印一面，仍赐礼贤宅为永业。十五日，又授王子惟演、惟灏及未官者子弟并麾下将校孙承祐、沈承礼并为节度使等官有差，又赐宾幕宰相而下拜官者又二千五百人。二十三日，诏王宴于长春殿，至暮归第。六月四日，诏王宴于后苑，命世子惟浚侍坐，泛舟于宫池。十五日，遣入内小底赐王汤药四金盒、对衣四事、八宝玉带二条、法酒一百瓶。二十四日，诏王宴于御庄。秋七月，命京城张灯于王宅第前后，赐设灯山，陈乐声以宠之。十八日，诏王宴于崇德殿，命世子惟浚侍坐焉。二十六日，遣使至王第慰问，仍赐茶药一金盒。八月六日，诏王缙麻以上亲并赴阙，授以官爵。九日，命以杭州伶人马迎恩等四十五人赐王，俾备旦夕宴乐。十四日，诏王宴于后苑，泛游宫池。二十四日，遣内使赐王生辰礼物。九月九日，诏王大宴于长春殿，欢乐终日。二十日，王忽染风疾，太宗传宣旦夕，遣使抚问。二十五日，又遣内司宾赐王茶果汤药等。冬十月七日，王进朝谢，赐宴于后苑。十一月朔，太宗南郊礼毕，诏加王食邑二千户，实封一百户。十二月八日，遣使赐王蒸羊食物茶果等共十二匱，法酒一百瓶。二十五日，诏王宴于长春殿，至暮归第，特辍御前二大烛送焉。

（己卯）四年春二月朔，王入朝贺，大宴于苑中。太宗顾王甚厚，饮必命爵，王大醉。及罢，拜不能兴，太宗仍以金装担子送王归第，仍以赐之。是月，车驾征太原，王请从行。翌日，诏中使别押诸司供帐御厨从王，每旦夕传宣抚谕，锡赉殆无虚日。王小心畏慎，每晨趋阙，早先至宫门，假寐以待。一日夜漏四鼓，清蹕启行，时风雨大作，诸节镇无一人至者。太宗见王与世子惟浚，称叹久之，谓王曰：“卿中年宜避风冷，自今入见，不须太早。”仍辍御前四大烛赐焉。又召王旦夕宴饮。一日中顿，赐王从官酒食，再赐卫士羊肩卮酒，观其饮啖。太宗见其雄壮，因顾王，王进曰：“正所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上大悦。翌日，会刘继元降，上御连城台，诛军中先亡命于太原者。时大臣皆侍坐，太宗顾谓王曰：“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兵不血刃，深可嘉也。”仍赐红袍一副、玉鞍辔马一匹，细马二匹、又赐世子惟浚细马一匹、彩衣一副。秋七月，车驾凯旋，大行封赏。中书进拟加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户，以麻卷入，御笔改增加王二万户，实封二千户。是月二十六日，王入朝贺，进金银器三千两、锦绮二百匹，即宴王于苑中，又命世子惟浚侍坐。八月二十四日，遣中使赐王生辰礼物。冬十月六日，遣内使赐王法酒二百瓶、御食八

匱。十一月十二日，宴王于长春殿。十二月十九日，诏王宴于崇德殿。酒酣，至暮归第。五年春正月，太宗御朝元殿受朝贺。时王以剑履升殿，观者荣之。三月清明节，太宗御大明殿，召王乘马击毬，凡五筹，仍以毡杖引毡以授王，俾王击之。是日，宴于殿庑，饮必唱筹，顾谓王曰：“卿中年宜以此娱，况冷清明令节，宜加调护。”王启陈谢。夏四月一日，王以风疾告假，遣御筹中使一日三至第，仍赐汤药茶果，间日一至。六月三日，车驾亲幸礼贤宅，抚慰再四，仍赐金器一千两、钱一万索、银一万两、绫绢一万匹，王遣子惟治进谢。秋八月十一日，车驾又临抚慰，亲赐汤药二金盒。二十三日，遣中使赐王生辰礼物。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谢于崇德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水晶玛瑙宝装器皿二十事、珊瑚树一株。冬十月二十一日，诏王宴于朝元殿。至暮，又以金装肩輿送王归第，仍以赐焉，又以御前二大烛前导。十一月戊午，驾幸大名府，王请从驾，诏许，赐王肩輿舁从行。七日，太宗猎于城之东。时风寒颇严，令中使传宣，俾王先回。是月二十日，车驾还京。六年春正月，王风恙复作，遣尚医中使骆驿而至，自是赐王免朝。二月，太宗南郊礼毕，制加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户。夏五月，王尚在风疾，遣中使以紫白水晶棋子，盛以金盒杂宝文楸棋枰赐王，且谕曰：“朕万机之暇，颇留意卿疾未痊，宜用此自怡。”一日，内臣赵海常被酒诣王府第，将吏以为传诏者，亟禀于王，即进寝室见之。海因问王疾何如，王曰：“足疾已久沉痼，今又加之风眩。”海探怀中，出药百粒以奉王。时王方命茶尽，诸子孙及左右惶惧忧骇，计无所出。海既去，家人皆泣，盖有所疑也。王笑曰：“主上待我甚厚，中贵必良药也。”翌日，太宗闻之大惊，即遣中使抚慰，乃杖海脊二十桎梏，坐海于王第门者三日，然后流于海岛。王遣世子惟浚陈谢，太宗抚问久之，又赐汤药一金盒。六月十一日，王复贡黄金三千两、白金二万两。秋八月二十四日，遣内使赐王生辰礼物。翌日，驾幸礼贤宅，王疾尚未痊，出迎拜，不能兴，太宗亲曳之。抚问再四，王侍坐进茶，太宗仍赐细茶果二十盒、祛风法酒二十瓶，又赐王子以下绢帛有差。冬十月一日，王朝谢于文德殿，太宗大悦，携手抚问良久，遂赐宴于长春殿，谓王曰：“卿恙少可，天气严寒，宜避风冷，自后免入朝。”王稽颡陈谢。十二月三日，遣中使赐兽炭一千担，柴米称是。七年春三月，太宗贬秦王廷美为西京留守。夏四月，王风疾复发，太宗遣中使慰问，赐王汤药一金盒，又遣入内小底以龙凤箫笛娱王终日。秋八月二十四日，遣中使赐王生辰礼物。翌日，王遣子惟灏进谢，贡金银器二百五十两。八年春正月十三日，遣中使赐王珍珠宝灯一座，仍命坊市张灯于王第前后，俾王怡悦。三月三日，诏加王食邑二千户、实封五百户。夏五月，遣内使赐王珍珠黄罗伞一、龙香凉茶二十斤。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使赐王生辰礼物。翌日，王遣世子惟浚贡

上白龙脑香一百斤、金银陶器五百事、银二万两、黄金一千两。冬十一月，王以天下无事，兵革偃息，乃让大元帅及国封。表上，但许罢兵柄，其国封如故，仍加王食邑三千户、实封五百户。十二月六日，遣中使赐御筵一席，以仪鸾迎送王第，近代无比。雍熙元年春二月二日，上幸太乙宫，路由礼贤宅。王力疾出见于道旁，上驻辇抚谕，至于再三。及驾还，命取他路归，遣中使谕王，恐烦迎接，径由他路归矣。夏四月十三日，遣中使赐汤药二金盒。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中使赐王生辰礼物。冬十月，华山陈抟号希夷先生谒王，王问先生得养玄默之道，搏曰：“山野之人，何知神仙黄白之术也。”十二月十一日，太宗郊礼毕，进封王为汉南国王，加食邑二千户，实封四百户，仍改赐宁海镇国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二年春正月，太宗以王善于草隶，遣中使取王草书笔迹。王以风恙，手不能握笔，命将往时所书绢图草字，遣世子惟浚同中使以进。下诏奖谕，仍赐金匣玉砚一副、龙凤墨一百锭、红绿笔一千管、盈丈纸二百轴、细白绢三百匹。幕府宰相泊朝中大臣文士撰《恩赐汉南国王金匣玉砚》诗文进。上观览，命黄绢图本遣赐王。夏四月，召王宴于后苑。帝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海安宁，朕当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赏花赋诗。”五月，驾幸礼贤宅，抚慰久之，又命王取平日所书隶书观看。太宗大悦，收取数幅。翌日，遣中使赐王御笔二百枝、龙墨二十锭、红袍一副。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中使赐王生辰礼。九月九日，召王扶疾宴于崇德殿。是日，楚王元佐废为庶人。

元佐，太宗长子也。聪敏钟爱之。因力救秦王廷美贬不解，遂发狂。会重九宴诸王，元佐以新瘥不预。诸王归过元佐，遂恚曰：“是弃我也。”因夜纵火烧其宫。太宗怒，诏废之。

冬十月，遣内使赐王夫人龙凤珠冠一顶、金三百两、银二千两。十一月十五日，遣中使赐王幕府将校币帛，又加授王子惟治等九人官爵有差。三年春二月，太宗以王疾未痊，诏免入朝，改封南阳国王，仍赐领南阳节钺，加食邑二千户、实封一千户。麻降，王复抗表陈让国事表四上。四月，王将赴南阳，诏免入辞，赐御衣一副、裘衣玉束带一条、金器一千两、玉石器皿一百事、银器一万两，仍诏山南东道节度使王子惟浚送王至尉氏县，诏雍州团练使王子惟演、韶州刺史王子惟灏并从王行。是月二十六日，王发京师，诏遣中使赐御酒二百瓶、龙茶二百斤、樱桃二金盒，仍遣中使押翰林仪鸾御厨送王。五月，王遣子惟灏诣阙谢恩，贡上鳌山宝树一座、紫金狮带一条、金银器皿共一万两，太宗抚问再四。六月，太宗命韶州刺史王子惟灏归，加王食邑五千户、实封三百户，仍赐国信、汤药二金盒、茶饼二十匱、宝带一条、金器一千两、银装器皿称是，又赐王子惟灏银二百两。秋八月，王不康。敕遣东头供奉官高品尚医李

密并王孙相继而至，又遣中使王首宿至，赐王生辰礼物，仍令抚问。四年春二月，敕遣给事中崔灏改封王为许王，加食邑一万户、实封二千户，仍改赐安时镇国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端拱元年春正月，太宗藉田，大赦改元。二月，敕遣中使进王为邓王，加食邑一万户、实封三千户。三月，王遣子惟治表贺，贡上金饰玳瑁器皿五百事、玉器二十事、水晶盘四事、金二千两、银二万两、锦绮二万匹、羊二百口、法酒二百瓶，以为贺礼。夏四月，太宗命王子惟治归，赐王御罗袍、玉带、玛瑙嵌珍珠酒器八对，又辍御前金烛台一对以赐焉。秋七月，王复不康，太宗闻之，敕遣中使王守文、翰林医官王佑、洎王诸孙骆驿而至，仍又敕遣供奉官诏加王食邑三万户、实封五千户，仍赐抚问，及赍御药一金盒。八月，王疾稍痊，遣子团练使惟演诣阙谢恩，贡上黄犀带一、大玉带四、金饰酒器一千事、黄绢草书八幅、隶字四幅，太宗抚问再四。是月，敕遣皇城使李惠、河州团练使王继恩，同王子惟演，赐王生辰礼物。国信至，王扶疾拜命，与来使燕接极欢。二十三日晡时，王于寝斋之西轩，命左右读《唐书》数篇，又命诸子孙诵调章诗叶数篇，未讫，忽风恙复作，四鼓而薨。是夕，大流星坠于正寝之上，光烛满庭。

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生，复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薨，以生记薨，实周一甲子矣。

即日，王继恩先还京报讣，太宗闻之，哀悼不已，诏废朝七日，复敕王继恩押入内班贾继勋护丧归于京师。冬十月二十四日，王丧发南阳。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京师。太宗复发哀诏，权窆于城东别墅，即日命有司致祭。翌日，遣中使赏御筵一席，致献于王丧次。前二十五日，太宗御文德殿，命工部侍郎郭贽追册为秦国王，太常定谥曰忠懿。二十八日，复遣工部侍郎郭贽致祭于丧次。十二月十八日，遣中使献茶汤于丧次。二年春正月丁酉日，遣使押翰林仪鸾卤簿鼓吹，葬王于河南府洛阳县贤相里陶公原，命大臣以下俱素服送三十里，仍命有司撰碑文。王任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国王凡四十年，为元帅三十五年，穷极富贵，福履之盛，近代无比。王性俭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帐裋褐，皆用绸绢紫纁。食不重味，禀性谦和，未尝忤物。在藩日，每有朝廷使至，接奉勤厚，进贡之物制作精妙，将遣使，必列陈于庭，北面焚香再拜而遣之。废王尝于山亭击鼓，声闻于外，守卫者遽以闻王。王曰：“吾兄以闲适为怀，非鼓乐不欢。”乃命装金鱼水鼓四面奉之。国人闻之，感王孝友，有出涕者，由是废王无忧废之恨，终以疾卒。太平兴国中，赵普再入相，卢多逊罢为兵部尚书。一日，普召王世子惟浚至，谓曰：“朝廷知卢多逊求取元帅财物极多，今未鞫劾者，恐累元帅耳，请具所遣之物列状上之。”惟浚归白王，王曰：“主上英明，凡大臣有过，即自行，何用状上。”惟浚惧，普因与

僚吏等再三坚请，曰：“若不预言，事恐不测。”王曰：“且姑休矣，我当取案籍考视之。”于时尽取当时簿籍，命火焚之，即召惟浚等至，谓曰：“我入朝之初，荷蒙主上殊常之遇，故左右大臣咸有馈物，非独卢相也，岂可见人将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慎勿为此祸福，我自当之。”惟浚等惕惧而退。普闻之，召惟浚至，深自叹服，称王宽洪大度，事遂寝。王博览经史，手不释卷，平生好吟咏，在国中编三百余篇，目曰《政本》。国相元德昭、翰林学士陶谷皆撰序。后文僖公搜寻遗坠，总集为十卷，撰后序行于世，时天禧四年。文僖公忝机衡之命，特诏尊王为尚父。王自国初供奉之数，无复文案，今不得而书，唯太祖、太宗两朝入贡，记之颇备，谓之《贡奉录》。今取其大者，如赭黄犀带、龙凤龟鱼、仙人鳌山、宝树等，通犀带凡七十余条，皆世希之宝也，玉带二十四、紫金狮子带一、黄金九万五千余两、银一百一十万二千余两、绫罗锦绣二十八万余匹、色绢七十九万七千余匹、金饰玳瑁器一千五百余事、水晶玛瑙玉器凡四千余事，珊瑚树一，高三尺五寸，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事，金银饰龙凤船舫二百艘，银装器械七十万事，白龙璫二百余斤。王自入朝，至归国，复入朝，太祖、太宗所赐金器并金物六万四千七百余两、银器四万八千八百余两、玉石器皿一万七千事、宝玉带四十二条、锦绣罗纨一十六万六千三百余匹、御衣并袍裘衣等、金盃六项、甲六副、金玉鞍辔御马一十六匹、细马四十八匹、驼三百余匹、散马二千七百二十四匹、金印四颗、玉册二、御剑三口、法酒三千余瓶、衙坠腰带三千事、凤冠四项，他物称是。

### ●逸文

钱文奉，元璪之子。善骑射，能上马运槊。涉猎经史，精音律、图纬，医药、鞠奕之艺，皆冠绝一时。初以父荫，为苏州都指挥使，迁节度副使。元璪卒，代知苏州中吴军节度使。有鉴裁，礼下贤能。士负才艺者多依之。作南园、东庄，为吴中之胜（东庄，一名东墅）。多聚法书、名画、宝玩、雅器，号称好事。又与宾僚共采史籍，著《资谈》三十卷，行于世。尝问命于天台僧德韶，韶曰：“明公年已八十一。至六十一岁，以开宝二年八月十一日卒。

”（《吴郡志》卷一一）